

耳

清羊朱翁纂

郵

全

進步書局校印



耳郵提要

是書為近人俞曲園所著羊朱翁者俞字之切音也自序有云耳聞多於目見關於人事者十居其八關於鬼神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勸懲所在仍不外乎男女飲食之間其取名耳郵者蓋猶是宋人張端義貴耳集之微旨也

序

墨子書引周燕齊宋之春秋所載如杜伯莊子儀祐觀辜中里微諸事皆近於小說家言是即虞初三百之權輿蓋誌怪搜神從古有之矣然竊以為驚心動魄之事即在男女飲食之間非必侈談靈怪然後耳目一新也余吳下杜門日長無事遇有近事告者輒筆之於書大率人事居多其涉及鬼怪者十之一二而已其用意措詞亦似有善惡報應之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也因耳聞者多目見者少故題曰耳郵猶曰傳聞云爾昔宋張端義著貴耳集取尊聞之義文人好奇鷗戶虬閣固有所受之矣羊朱翁自識

耳郵卷一

清 羊朱翁戲編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即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携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即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春秋二百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即載穎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掇拾見聞。成斯筆記。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為所擄。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既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携瞽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曰。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錠。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偽為瞽人耳。瞽妻則其續娶者也。因大歡慰。親黨畢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有陰德。

乎。

金陵一僧持戒律頗嚴。一日有貧子來見其菑鄰也。泣而言曰。老母不食三日矣。僧憐之。贈以數金而去。去不復來。僧亦忘其事。居數歲。僧忽病。恍惚見神人責之曰。汝為僧。何乃殺生。行且入地獄。僧覺而自念。久斷葷血。奚有殺生之事。正疑訝間。鄰子復來。還金如所贈數。曰。蒙吾師之惠。粗得溫飽矣。問所業。曰。為屠。僧大驚。告以所夢。曰。子誤我矣。鄰子亦驚。即偕至佛前懺悔。誓不復屠。并願放生百萬。以贖前罪。是夜僧夢人以涼水灑之。病即愈。鄰子後亦為僧。夫授人以刃。人即以其刃殺人。歸罪於授刃者可也。予人以卮酒。人即以其酒酖人。不得為予之酒者之罪也。僧以金贈鄰子。豈知其將屠哉。神之責僧。似乎太刻。若然。人無敢以金贈人者矣。是阻人為善也。然僧不病不夢。鄰子必終為屠。是神之刻責僧。正神之曲成鄰子也。意其人亦有夙根。神不欲其墮落。故轉輾為此。以警覺之歟。

邢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眉纖趾。望之楚楚。烹飪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畧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兒。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背人啜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感。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

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為得佳婿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即仳離。乃嫁一官人為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適周甲。得之為蓮室。甚嬖之。黃妻久卒。謀以為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雖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哀。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禮焉。此女四易所天。不為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即得良奧。必為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歷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質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豫讓眾人國士之言。本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某乙性陰險而有幹才。善事某甲。甲信任之。使司出內。無所苟。甲且死。以妻子託乙。乙涕泣自任。甲死。經營其後事。不遺餘力。人皆稱乙之賢。而歎甲之知人也。甲繼妻年尚少。而貌甚陋。乙託諾白家事。出入閨闈。多方誘之。遂為所染。由是益見信任。乙遂大肆其所欲。為盡去其舊人。而以私人易之。居數載。甲之資財大半歸乙。乙遂託故亡去。或勸甲妻宜訟之官。甲妻內媿弗問也。乙遷居他縣為富人。然無子。止一女。

與中表某丙通遂偕逃丙故無賴貪重金鬻女於倡家女有姿色在風塵中頗有聲一日有少年來留信宿極相得私訂嫁娶少年窘於財不能數來女恒以他客金私助之乙自失女後鬱鬱不樂無何發病死乙妻思女甚遣人四出訪求知女所在以金贖歸將與論昏女以所私訂者告乙妻問姓氏鄉里即某甲子也憮然曰爾父當日實負彼不圖今日爾以身報之遂致意甲妻甲家既中落子年長未娶聞之亦良得遂使其子就姻於乙家彌月之後挈其妻并以乙妻及乙之所有盡歸其家噫乙巧矣烏知造物者之更巧也

維揚李氏婦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齡同邑富人某艷其色而無以自通乃重賂其鄰使為間會其子將出就傅鄰人以告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於其旁側移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言曰欲入塾者勿距使鄰人以告婦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善遇之頻以飲食餽遺一日出數十金相贈曰聞子家徒四壁立願以此少佐體粥子持歸白母婦曰幣重言甘得毋誘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某則大喜乃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

子謝曰。子之惠愈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報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特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壻死女斬衰往弔。聖人既為制。斬衰之服則已有夫婦之義。其曰既葬而除之者。禮為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言。未為定論。乃粵東之俗。有所謂慕清者。則真出乎人情之外。為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婚夫死不嫁曰守清。原未許嫁而締婚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慕清。有許氏女。年逾標梅。言於母求慕清。母謀之父。父不可。女曰。姊以遇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然。不重有憂乎。且女弱。亦不任中饋事。苟或遁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可也。若女蘿喬木。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母何病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將婚而夭。所聘之婦。不能守清。陳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訪求慕清者。媒妁以許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畧循定省。虛文此外無一事。窗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已許嫁葉氏。與嫂極相得。每至嫂所共話。輒歎曰。嫂幾生修此清福。許女曰。亦憑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我也。小姑乃日眎其母。亦求慕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葉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于歸。強之亦恐非福。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

女同居。至於白首。親戚中或頗稱焉。真所謂非禮之禮矣。

流陽某甲。故家子也。少無賴。父禁之嚴。猶時踰垣。從惡少遊。父卒。益無忌憚。放浪數年。遂無立錫地。傭於僧寺中。寺僧饒於資。而性姦狡。故厚其值。薄責以事。某頗感之。一日置酒密室。與某飲。半酣。謂曰。聞子父在時。為子聘某氏女。今胡不娶。曰。貧也。所需幾何。曰。百金可。然彼富家女。娶之歸。亦無以為。僧曰。今有一策於此。若與我共之。則當助子百金。異日衣食悉取給於我。某欣然從焉。合香之夕。賓客既散。某出僧入。女不知也。任其所為。明日某歸宿。女覺有異。窮問吐實。且求勿泄。女默然。及某再出而歸。則女縊矣。女家罔測其故。亦無以責之。某以貧不能葬。姑寄棺僧寺中。僧憐女美。夜啟棺淫其屍。適有偷兒自梁上見之。鳴於眾。事遂敗。僧坐死。某亦瘐死。

譚某不知何許人。客於荊州之沙浦。年少美丰儀。市有周媪者。賣阿芙蓉為業。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風致。譚屢過之。遂與目成。使人風示媪。媪居為奇貨。未諾也。女乃與譚約。效文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媪偵探無蹤。痛哭數日。竟服生鴉片而死。譚與女寄居漢口。甚相得。然女每夢母呼與俱返。覺而語譚。譚曰。此所謂思夢也。一夕女倩鄰媪買佳釀。半壺置牀頭。女故善飲。亦不異也。夜半忽自帳中躍出。披髮跣足。

腹內聲如轆轤。十指甲色皆紫黑。始知已合生鴉片而飲之矣。救治不及。竟宛轉而死。咸謂母來索命。余謂此女背母而逃。致母於死。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為祟也。衛靜瀾中丞曰。余披覽案牘。見服生鴉片隕命者。幾於無日無之。蓋此物近來所在皆有。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購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為傳播。其方用雄黃二錢。雞蛋青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張永祺。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歲。挈之如母家。其姨女適某氏者。亦至。有女亦一歲。與張子貌酷似。乍視之莫辨也。及何歸。則呱呱者已為某氏矣。蓋母家戲易之。以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媪往易之。至何家諦視。則實張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嬉戲而起。乃已易子而歸。仍見為女。及携女來易。又見為子。此必有異矣。乃自携其女之子至張家還之。且曰。事誠可異。勿播揚也。嗣是兩家子女。時時互易。莫知其所以然。後招媪女來。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為戲也。

黃某不知何許人。父商於羊城。遂家焉。妻何氏。父在時所聘。父執女也。黃闈兄不能自立。父死。遂入於下流。數年盡亡其資。至無以存活。何曰。相偕俱死。與君何益。有一

策可兩全。君意如何。黃曰。苟不為門戶。羞任卿所為。何曰。妾姑母有子。婦早寡。欲得一人為伴侶。君如肯捨妾。彼譬如買婢。數十金不吝也。黃從之。何商於姑。歸告黃曰。姑始以離人夫婦執不可。妾力言之乃可。然須郎親筆一紙書為券。免日後有違言。姑當以五十金潤筆也。黃欣然書券。何持去。遂不歸。有知其事者曰。何女蓋效買臣妻故事。所言實也。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事母至孝。家無恒產。傭力以養。耕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日以為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婦亦婉婉聽從。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如嫁汝。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負我。且吾母得存活。即汝所以報我也。婦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土成墳。諸弟成立。皆為婚娶。或勸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昔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不娶。獨廬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以其資養母。是鬻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為訓。然則鬻妻養母。於義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既得姑歡。

心。或母知婦見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轉不足以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義。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殺。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飢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然者也。委曲圖全。豈遂乏術。而計必出此乎。殷委巷細民。未聞大道。能割愛為此。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為訓者也。

阿勝廣州人。該者逸其姓氏。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資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於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資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遊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灼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卿閨中弱質。何為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為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

廣東花縣有一村。聚距城數十里。河水濼洄。清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為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

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衛，遂廢其祀。附近有輓窰，相距里許。窰人舁之歸，謀奉為窰神。是夕窰中有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輓皆成血色。咸謂石為祟，復舁而棄之河干。適有魚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唇。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境，輿從鼓吹導之，以入靈異大者。祭賽無虛日。為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况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

朱了頭者，婁縣農家子也。家本赤貧，又熒熒無所依，日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自嘉祥趨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為？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饑寒，故丐耳，否則為竊為盜，胡不可乎？我不為竊為盜，乃從爾等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害。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有古烈士風矣。

漢陽朱敷臣，僑寓淮城。一日忽於案頭得張禹門書云：欲借同居。朱初不知張為何人，且罔測書所從來。正疑慮間，倏又得一書，乃知張為狐也。嗣是頗有書來，而不以

形見。朱懼謀徙居以避之。徙居仍從焉。有請箕仙者。朱往問之。則柳仙降。判曰。張禹門吾弟子也。與汝有宿緣。宜為建祠。朱謝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議。及期而往。盤中書一吝字。朱方欲再問。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於是大懼。鳩工庀材。刻日成之。祠成而張仍往來朱家。適有為朱女議婚者。朱以問張。張報書曰。此不可許。三日後當有高人來為媒。越三日。有一老嫗來。為徐秀才之子求婚。老嫗高姓。始悟高人謂嫗也。孤居人家。載籍所記。多有其事。此孤自稱張禹門。不知其何從得姓。何義命名也。箕仙殆即此孤為之。託名柳仙。亦無其人。世傳柳仙為呂純陽弟子。蓋本元人雜劇。此豈足為典要。且考宋鄭景璧夢齋筆談。載呂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城南老樹。乃古松也。則知元劇已屬訛傳矣。余雅不信箕仙。竊謂當今之世。而欲絕地通天。宜首禁此術也。

何明達。桂林人。商於嶺南。挾資數千。頗年折閱。耗其大半。旅况無聊。偶作狹邪游。至一所。曰巢雲別館。有妓名翠蓮。頗楚楚有致。何流連久之。忽見一婦。自簾外過。淡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而好焉。備翠蓮為之先容。翠蓮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難。鬻身於此。有能拔出污泥中者。則委身事之。若視作路旁柳。伊不屑也。何曰。若然。

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囹圄。妾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資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夫或不及矣。

陳朝贊。江西南安府人。談者失記其縣。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孫矣。陳於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飲。語之曰。某幸藉先業。加以積累。今擁資三十餘萬矣。多藏厚亡。非所願也。願留奇零之數。以贍妻孥。其二十萬歸始祖祠中。其十萬歸支祖祠中。歲入其息。仍以三分之一歸吾子孫。恐子孫或不能守吾業。仍可藉此為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喪葬。咸有助。孀者孤者廢疾者貧不能存者。咸有養。歸始祖祠者。徧及同族。歸支祖祠者。惟及同支。以賢且才者一人司其事。雖一隴之地。不得私鬻。即以吾今日之言為息壤矣。聞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為何如。子亦天言。惟父命是從。議遂定。夫金穴銅山。終歸於盡。陳翁此舉。非獨高義。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之資於一家。不三十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

所入三分之一。則是使子孫長有十萬也。老子曰：既已為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其是之謂乎。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滄瀆，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為女。時女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嫻習女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頭弄姿，非良婦也。携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柿，柿熟製為餅，必先曝之於陽，夜則邏守之。有某甲以此為業，場中積柿如山，中設木棚為守望所。一夕寢棚中，聞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咻咻焉，木棚為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挺尋之。至一處見虎，屹然立，眾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戈舂之，應手而仆，則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膽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為也。

陳元紹，順德人。家小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驕蹇也。甚不修婦職，陳責之。

輒反唇。父母戒陳曰。和氣致祥。慎勿爾也。陳恐傷親心。亦曲忍之。會陳父病。湯藥皆
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者。陳固心銜之。及父病愈。陳薄責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
非大事。何便作踐人家兒女哉。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出排
解。陳偶一舉手。誤擠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母麾之出。陳驚懼不自安。竟亡去。
月餘。自廣州貽其弟書曰。兄無狀。不可為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望生還。
書到之日。即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
亦無其子姓名。或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擠母仆地。事出無心。不孝之小者。
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至性頗亦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粵中某道士。能以無稽之談。娓娓言之。使人動聽。一日偶與諸妓言冥中事。道士曰。
冥中極重科名仕宦。即婦女亦然。曾受五花誥。披一品衣者。闔摩天子。亦降階相迎。
次則立與語。又次則頷之而已。妓問我曹何如。曰。卿等既無名位。又無夫壻。生為蕩
婦。死作游魂。血湖肉池。正為卿等而設。諸妓大懼。道士曰。冥府新開捐例。曩者龍虎
山張真人過滬。與我劄符數十道。卿等如能出金畀我。代市冥鏹。焚付泉臺。便可榮
叨誥命。玉旨褒封。視人世芝泥更艷也。問所需。曰。一品須銀一百八十兩。減一品。減

二十兩。於是諸妓爭先輸納。惟恐其劄付之盡。捐後即互呼曰。某夫人。某淑人。姊妹花中稱謂為之一變。其劄付以黃紙為之。得者即詣城隍廟。焚之於鑪。故泯然無迹。然輸納者日多。而劄付不見其盡。頗疑其偽。為之少衰。道士曰。朝廷且減成數。以廣招徠。冥中因賑百萬。由旬無祀孤魂。需用甚急。亦宜稍示變通。今為一五折上。免眾貪其價廉。又復雲集。奸民之奸。愚婦之愚。書之可一笑也。

聶道人。湖北鍾祥縣人。乾隆甲子歲。邑大水。聶已五歲矣。有盛契真者。元游宮之道

士也。憫其孤露。收之門下。然聶故鈍根。一無所能。盛死。聶雲游天下。不口生何年月。

嘉慶初。始居鄂之長春觀。往往赤雙腳。持長柄鏡。行歌。方市至同治甲戌。其年一百

三十有五。髮絲齒見。無異曩時。不知其有道行術而不死耶。抑其稟賦獨厚也。然不

可謂非異人矣。

鄂人王慕堂。游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齋。寓居同鄉陳姓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籠櫬。低掩。中有麗人。衫痕鬢影。隱約可覩。王意鬱鬱。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鬟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至自識之。至即簾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識。女蹶然曰。誤矣。王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獨居。曩

從簾隙窺君。頗似舊識某郎。故遣婢相招。而不知非也。王因辭去。女請置酒小飲。以謝過。王謝曰。素昧平生。何煩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遇合。即是前緣。君既閑游。妾亦枯坐。杯酒小敘。亦足破寂。君何介介歟。王遂留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客囊如洗。進退維谷。若小有膏腴資。得入都門。則輩下尚有故人。或猶可謀幹也。女曰。君勿憂。妾雖齷齪。頗具湖海襟懷。必當竭力。酒罷。竟出百金贈之。王持以入都。所謀果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面不知何處矣。

番禺何桐嶼。於同治癸亥初冬。有戚某向其借洋錢五百枚。何以其人舊曾借貸兩次。皆如期而償。遂諾之。立券期於歲杪。至期往索。某詫曰。君夢歟。抑戲也。業已還君。何又索為。何驚問。何時還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携洋錢至君家。交君手。承君留我小飲。猶如昨日事。何遽忘之。謂予不信。君還我借券猶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券尚存我篋。君何偽造此。某曰。如君尚存借券。請以示我。何至家檢視。篋中諸券皆在此。券獨無。惟諸券中雜有一紙。頗似前所書券。而無一字。其事遂無以自明。偕至神前。澀雞血為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秘物代墨書券。久而字跡脫落。遂成空紙段。成式酉陽雜俎稱江東人。或取烏賊魚墨書契。以脫人財物。知古有此事矣。

落地開花礮。其礮子雖年久尚能炸裂。鄉民拾得者。因其封口處有金皮。貪取其金。每致傷命。甲戌正月。上海瀏河鎮東洋子涇橋。鑛工陳小弟。因新歲負人博進。無以償。思同治元年七月中。官軍開放落地開花礮。有礮子落其地。陳小弟埋之土中。久思鑿取其金。未敢措手。至是已歷十三年。久在土中。必受潮溼。計必無礮矣。乃掘出。用斧鑿取金皮。忽然炸裂。陳頭面俱焚。左手打在數里外楊樹上。室中一老婦一童子均轟死。軍興以來。官軍用落地開花礮。無往不利。其礮子遺落者。所在有之。願得者。以此為鑒。勿貪小利。而致大害也。

上海某甲。商於津門。十年不歸。某家止一妾二女。妾故治蕩。不能獨守。空幃也。長女頗有母風。母倚之為錢樹子。無何從人亡去。乃使次女繼其業。次女不可。母慫恿。會有一六十翁欲買妾。母貪重值。以次女妾之。甫一載。翁死無子。家業盡為族人瓜分。女惟以鍼黹自給。母謂之曰。人生世上。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為。當為汝別覓佳婿。女斷髮自誓。竟不可奪。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殆此女之謂乎。

李廣元。不知其鄉里。妻早卒。遺二子。長曰上服。年七歲。次曰上俊。三歲。李續娶鄭氏。性陰險。善蠱惑。視前室子如仇。日加楚毒。會鄭所生子夭。謂由朋鷺之使。然益虐。

遇之朋竟死。後忽得顛癩疾，忽歌忽泣，殊無人理。鄭以為偽，試以穢物予之，食盡無難色。乃視為廢物，亦不顧問。如是者數年。鄭死，後忽自愈。父怪之，後泣曰：「鬼病偽也。非偽，疴疾則死，繼母手久矣。今繼母死，又察父復有憐兒意，故敢以情告也。」此子在童年，即能韜晦自全，其德慧術智過人遠矣。

黃岡縣易家坂有易翁者，夫婦二人老而無子，止生三女，長次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翁死，母女相依為命。每撫女歎曰：「恨汝非男子也。」年十九而嫁，夫家甚貧，故恒居母家。癸酉十一月初十日，風雨大作，女偶立門前，為狂風捲去。母偵探無蹤，三日後忽自返，問所往，茫然也。而下體已化為男，母徧告族人，驗之信，乃出錢七十千與夫，令別娶妻。女易釵而弁，已聘王氏女為婦矣。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為丈夫，與之妻能生子。事見開元占經引汲冢紀年。然則此事自古有之，不足異也。

廣東高要縣一鄉官，曾練民兵，備土寇，殺人頗多。癸酉九月，膝生一瘡，初僅如錢，久而益大，有目有口，粗似人面。一日忽出聲曰：「我曾迎也，未嘗作賊，因有表兄在賊營，作廝養卒，我往視之，留我一飯，汝便以為通賊，枉殺我，今得請於神，決不汝恕也。」每出一語，痛徹於心。家人多方祈禱，不愈。召其父母至，乃不出言。父母去而聲又作，曰：

此必報之讎。父母不能代解也。月餘竟死。觀此乃知佛書載哀是事。竟非虛語。

順德陳宗器。商於南雍州。性好濟人之急。有某甲者。家甚貧。父病年餘。盡鬻其所有。以供醫藥。而病不瘳。甲語其妻曰。父病殆矣。不忍坐視其死。奈何。妻曰。家中無物可鬻。惟鬻我耳。甲曰。父子夫婦。並列五倫。豈可偏廢。妻曰。事有輕重。君宜權之。甲曰。以貧故。使卿至此。我有何面目立於人世。妻曰。妾自有不辱之法。問何法。曰。死也。某曰。若然。父未必生。而先置卿於死矣。妻曰。君不忍妾死。乃忍父死乎。後父病愈篤。不得已如妻言。將送其妻於媒氏之家。其夜夫婦訣別。哭甚哀。陳宗器所屬。適其鄰也。詰得其故。贈五十金。使無鬻婦。甲戊五月三日。陳長男婦學生二子。次男婦亦舉一子。一日而抱三孫。親朋畢賀。其婦翁胡叟謂曰。子何修得此。殆有陰德乎。陳曰。陰德不敢言。惟有一事。生平所最快意者。因舉此事以告云。

安徽玉溪口。泊有礮船二。有某廣文。挈眷屬。坐小船過其地。日暮泊焉。夜鼓再嚴。管帶礮船之營官。乘他船出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登其艙。廣文見盜至。大呼礮船救援。即殺之。并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僕。長年三老。均投於水。因斷其纜。使順流而去。及營官回。見鄰舟不在。問之。衆曰。已解維行矣。營官驚曰。黑夜江行。必

有失事。汝曹胡不阻止。衆曰。阻而不聽也。營官見几上有翡翠條脫一事。審視即鄰舟女子腕上物也。因亦不言。及旦鼓發。乃告於統帶之官。捕船中兵勇。嚴鞫得實。梟其於竿。首當槩中。度無長物。扁舟江上。竟占无妄之災。信乎江湖之不獨風波也。

范某年四十無子。止一女名婉如。頗婉孌可愛。有甥李仙槎。五歲而孤。偕其母以歸。與婉如年相若。交相憐也。仙槎性柔和。范妻亦喜之。呼為李郎。仙槎母將死。泣謂范曰。吾惟此子。恨不見其娶婦。婉如我所愛也。異日無令歸他族。吾死目瞑矣。仙槎既長。范予千金。使營什一利。而仙槎不善經營。數年折閱殆盡。范因憾之。寢前議仙槎聞之。仰藥死。婉如亦縊以殉。范大悔恨。合葬之。

常州一鄉鎮曰橫林。有徐福寶者。以搖航船為生。性好善。鄭姓一孀婦死。無以殮。其子在漂陽。往返必五六日。天又酷暑。不能待。徐出己錢殮之。錢不足。又貸之。其鄰馬庚辛之亂。徐一女止九歲。為亂兵掠去。徐轉徙至滬上。仍操舟楫。一日偶觸一巨舟。碎其玻璃窗。舟人責償。舟中一官人憐其老。為之排解。乃薄責之曰。汝亦老於舟矣。何不解事。徐曰。吾慣搖內河航船。江上風波。非所習也。官人聞之。熟視徐曰。汝非常州鄉人乎。曰。然。問何姓名。曰。徐福寶。官人遽出延之登舟。曰。吾婦翁也。亦吾恩人也。

吾即鄭氏子。吾婦即翁之女也。先是徐女被掠。因幼故未失身。轉輾至鄭所。鄭時已
以軍功得右秩矣。知為徐女。感念殞母之恩。即以為妻。妻屬訪父耗。茲奉差至滬。適
以觸舟相遇也。為善無不報。觀於徐事信矣。

韶州李弼廷。有女曰松姑。年十五矣。自幼佞佛。奉一檀木觀音像。已歷六寒暑。父母
欲議婚。女不可。父曰。此皆奉佛之故也。欲毀其像。女急白母。言像不可毀。請從父命。
乃締姻於程氏。女自是清癯異昔。醫者診之。言脾肺俱弱矣。一夕。女午夜欲起禮佛。
覺有物觸臂。方驚。詎而腕已受傷。呼婢燭之。則有一蛇。長二尺許。色如墨。蜿蜒下榻
去。父母聞聲。趨視。蛇已不知所往。視女傷處。蛇齒宛然。墨氣縷縷。直達臂上。醫至謝
不治。黎明竟卒。或言女本天仙化人。不合締人間姻眷。故菩薩使以潔身歸淨土。果
爾。何不使以無疾化去。而必死於蛇口乎。是殆夙冤也。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
火燒屋。家不能防。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久之益憔悴。無人狀。其所
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壻。膺惡疾。女之命可知矣。從一而終。萬
無他議。與其老死閨中。為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父母初

不許。言之益堅。乃如其志。與壻居山。饑飽寒煖。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犬。夫即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鮪魚。食之已狂。黃生所食。豈即此歟。殆由程女莽苴之歌。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自上海西去一百四十里。地名楊店。泊有礮船。船中一勇。至村民家強姦一婦。勇去。婦媿見其夫。縊而死。薄暮夫歸。見婦死。不知其故。因婦素賢。悼之。亦縊死。次日母歸。見子婦俱死。痛甚。又念老無所依。亦縊死。時天無片雲。忽風雷大作。提此勇至婦門外擊死。三人皆蘇。同治甲戌五月朔事也。

楊州某甲生一女。年破瓜矣。頗有姿色。其東鄰為某氏別業。某子為邑諸生。讀書其中。翩翩少年也。女屢入園採花。與生有私。女父母知而防閑之。遂絕迹。生思慕暴切。一日女至曰。殆矣。父母將為我擇配矣。君急以媒約來。或猶可及也。言已即去。生告父母。初不可。強而後可。媒者致命。女父母曰。齊大非吾耦也。且知女和於生。恐異日不為舅姑所禮。竟謝絕之。而許女於他族。女知事不諧。服阿芙蓉膏死。生聞之。亦自經死。兩家父母皆大悔。卒合葬焉。癡兒蕩婦。頗乖風化。其情可憐耳。此與前所記李

仙槎范婉如事相類。然彼則始有成言。謂之因情而死可也。謂之守義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擬矣。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妻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謀於李。李曰。君為男子。而謀及婦人。無已。請鬻我乎。妾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鴉鴿乎。滬俗偽鬻妻妾於人。伺間亡歸。謂之放鴉鴿。黃從之。偽為兄妹。鬻於浦東曹氏為妾。不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頗落寞。曹留黃宿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別。李始不出。久之乃出。不數語。遽厲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去。我言於王人。縛送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鴉鴿化為黃鶴。一去而不復返矣。此亦為鬼為蜮者之所不自料也。

香山李元高。李元祥兄弟也。兄有四子而貧。弟富無子。兄以一子為弟後。弟不欲。甲戌四月。弟他出。其婦舉一男。嫂謬曰。女也。不如棄之。婦方昏眩。漫應曰諾。嫂遂挈兒出。棄之山中。家有黃犬。隨之往。銜草覆之。歸而銜兄衣。吠狺狺。兄方駭怪。忽雷電大作。若欲下擊。嫂懼。言其實。兄隨犬往。抱兒歸。而嫂竟震死。人不如犬。宜其為天所誅也。

寶山朱酉生。一日晝寢。忽夢二人持文書至。言蘇州府城隍於某日傳訊朱覺而異之。計所期不遠。買舟率妻子至蘇。泊舟福民橋下。及期入廟展拜。歸而危坐蓬窗之中。猝然而仆。至暮乃蘇。告妻子曰。吾前生私陸氏一婦。頗用其資。後負義不往。婦遂自縊。吾坐是今生削祿籍。婦猶未足。故復訴於神。神判令減壽。恐吾壽命不長也。後數年。朱果卒。

杭州顧茂才。客吳中。甲戌春死而復蘇。自言初死時。但覺飄飄如凌雲而上。俄而復下。則仍在吳市也。青衣三人導至一處。即蘇州府城隍廟。神出。畧誌數語。便云誤矣。遣之還。甫出門。遇故人徐某。吳中諸生前數年死者也。與偕至圓妙觀茶寮。小坐。顧問冥中事。曰。與人世同。亦隨時變易。陽間盛傳十殿閻羅。此唐制也。唐分天下為十道。故冥中亦設十殿。今則否矣。道光以前。冥官尚有前代遺賢。今則皆本朝貴官。衣冠儀從。悉今制也。茶罷。徐別去。及家門。如夢忽覺。則已死三日矣。因腦次微溫。故未殮耳。考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則唐制十道為時不久。中葉以後。冥中又當增置閻羅矣。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貴官。則理固不妄。蓋人死為鬼。人不能無賢愚。鬼亦不能無善惡。非於人鬼

中擇聰明正直者主之。則不勝紛紛矣。然世間無不死之神。即冥中亦無不散之鬼。蓋精氣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為稷。自商以來。祀棄為稷。蓋柱之神泯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前在京師。見許文恪公。公言有一人。因病至冥中。所見冥中官吏。大半熟識。聲音笑貌。一一與生時無異。余曰。然則生而有官吏者。死亦有官守。如余者。生為閑散之人。死亦宜為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遨遊。不亦仙乎。公大笑。滬上有流虜陳氏婦。妾也。携一女甚美。婦與某甲私。甲曰。爾曷以女妻我。則我并迎妻母以歸。誰議我者。婦以語女。女不可。婦惑於甲言。卒以女許之。將成婚。女醜其事。縊而卒。婦慙懼。即遷去。而居此室者。輒見怪異。竟莫敢居。余謂貞烈之醜。固應不泯。然女之烈益著。母之醜益彰。惜無人敷陳此義。以消釋其怨氣也。

湖北荆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為業。甲戌初夏。獵於鄰村李家臺。偶憩林下。同夢一老人告之曰。午後幸助我一臂。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簾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擊。則吐黑氣。禦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昏昏不知人。雨過始蘇。眉毛辯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苦。聞人言五里外艾尾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

翅知即此物矣。

上海浦東有蔡姓者。喜食鱔魚。日買十數尾。付子婦治之。婦不忍。每頓必取數尾。縱之一日止五尾。婦逸其二。翁覺其少。覓魚頭三而已。詰婦。婦不能對。翁怒。投以羹盃。中要害。竟死。停屍未殮。忽有鱔數千尾。不知所自來。旋繞婦屍數匝。良久乃去。僉謂鱔雖微物。亦知感恩。既知感恩。亦知報怨矣。客因言蘇州舊有一麵店。以鱔魚麵店得名。日殺無數。有傭工憐之。每日必縱十數尾。偶為主人所覺。沃以釜中沸湯。徧體糜爛。無生理。其夕忽有鱔魚數千。盤旋其身。覺涼沁肺腑。次日傷處全愈矣。主人感其事。為易業焉。此兩事相類。但不知彼翁於婦死後。亦知悔懼否。

粵東丁維勳。賈於滬上。娶婦王氏。甫踰年。丁病瘵。王扶持維謹。丁自知不起。語王盍自為計。王以死自誓。越日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諒之甚。乃趨別室縊而死。丁大感慟。將殮。力疾起拜。無何亦死。此婦殉夫於未死之前。似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勸令自為計。故以死自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時嘗作秋胡婦詩曰。桑下相逢本偶然。黃金翻似試嬋娟。妾身願學田光死。一使人疑不值錢。此婦殆亦此意歟。

上海譚家橋有宋姓廬此有年矣。一女年十六頗有姿。會有誣以他事者。女無以自明。縊而死。厝其柩於河干。宋旋遷居維揚。女之柩遂無過問者。久之將陷於河。鄰人胡寶素艷女美。心悼之。為改厝高阜。俄夢女來拜謝。姿態如生。胡大喜。引與並坐。語及絕命之際。哽咽不成聲。良久不去。遂與狎。自是無夕不至。胡竟病瘵死。此女可謂以怨報德矣。昔伍員伯嚭皆以宗族覆滅。逃死於吳。吳王為之報讐雪恥。其後苦口犯顏。所以報吳王也。伯嚭逢逆將順。亦所以報吳王也。吾安知伯嚭之意。不以子胥之悻悻然為負恩哉。然其報之適以亡之。此女母乃類是。

揚州城外二十里。有地名灣頭。一夕大雷雨。震開一穴。次日集人縫入。則穴中空洞。若夏屋然。一棺甚巨。衆意其有寶器。發之。一人偃卧。白鬚及腹。儀容甚偉。得一珠於頤。得一劍於腰。取之出。更入搜索。則屍已化為灰矣。於棺之前。斷片木出。隱約有大業字。不知隋代何人之墓也。其事在甲戌五月。

太倉城北十里。地曰毛市。有許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溧水人。許督之嚴。每年止許一人歸。是歲應句容陸姓者歸。某工與同邑。託傳語其家。及陸返。某問家事。陸囁嚅久之曰。吾負君矣。嫂因久曠。留余共衽席。余不能拒也。某不信。陸曰。嫂脇下有兩黑

子如豆大。然乎。某遂無語。次日懷刃亡去。許知而追之。已附舟歸矣。某抵家叩門。婦出。刃之斃。即至婦翁家言狀。婦翁大駭。偕其子同往視之。則婦固無恙。問以前事。婦茫然曰。吾未見夫歸也。相與駭異。忽見所奉觀音像。有刀痕數處。乃悟其故。正共羅拜。而許與陸踵至。陸力白前言之妄。蓋陸至某家。婦登梯取屋上所曝醬餉。客陸竊窺其腋。故見之也。一言之戲。幾至殺人。非菩薩慈悲。則此獄坐死者不止一人矣。

紹興周某。習申韓家言。館於某邑。邑有因姦殺夫者。亦舊族也。死者美少年。年二十餘。婦年與相若。國色也。其姦夫年近半百。黑醜可憎。官鞠婦。婦惟俯首飲泣。噙其指痛欲絕。周窺而憐之。私問其故。婦曰。數年來。惘惘如夢。都不自知。殆風業也。周曰。以卿弱質。何以堪此。不如姑認之。徐圖一死。因舉小盒示之。蓋阿芙蓉膏也。婦亦會意。案將定。周遲回未忍屬藥。而婦仰藥死矣。俄見夢於周曰。妾死不赦辜。仍墮畜類。畢命碾磧。以償今世之愆。三十年後。君為平陽士人。當侍君中櫛也。事在隔世。無可證驗。或當不妄耳。觀其後果。信其前因。婦所云風業。亦不虛矣。

上海浦東張老達。先世本多田翁。老達性儉嗇。未嘗妄用一錢。及病篤。命其弟與子析祖業為二。各得其一。室中有銀一篋。乃老達手自積累。封識嚴密。至是命其妻啟。

之將議分析。而老達已逝。方共驚惶。忽篋中銀錠隨風飛。爭起摸之。如蚊蝶踴。不可捉摸。或偶得一二。隨手即空。俄頃之間。篋中之銀烏有矣。乃悟作守錢虜。亦正須福。張老達不能用之。猶得守之。其子若弟。欲作守錢虜而不得也。

慈谿北鄉有葉姓者。於甲戌五月。生一男。人身而虎面。駭而棄之野。其鄰人往視。猶未死。乃祝曰。爾三啼當抱汝歸。兒果三啼。乃抱之歸。明日鄉黨畢集。爭取視之。或有為葉惜者。葉亦悔之。以青蚨一貫贖兒去。越宿兒竟死。不死於野。不死於鄰。而仍不可育。不知此何故也。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宿火於鑪。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發。棄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俯鑪而窺。且笑且溢。羣起搏之。一跌即逝。或曰此山魃也。是畏爆竹。乃伺其至。燃爆竹投之。鬼驚仆。衆入執之。其足旁得一鼓。鼓鬼雖黑。醜亦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即大笑奮足一躍。倏忽脫去。抱朴子登陟篇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名曰魃。呼其名則不能犯。此鬼形狀為山魃無疑。但不知所持鼓。鼓何用耳。

吳中錢氏婢。嫁鄉間一農家子。其地有所謂清明山太太者。相傳為太湖黑魚精也。忽附婢言。前生為姊妹。故來省視。口操北音。清婉可聽。嗣是每數日必一至。積三十餘年。惟婢見之。或問婢。太太作何狀。曰年三十許。歷年以來未嘗衰老。我今龍鍾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見時也。錢氏舊主使婢入山進香。并命僕阿勤從之。欲覘其異。甫出門。婢騰身作據鞍狀。又舉手作揚鞭狀。其行甚疾。阿勤追之不及。歸而問之。曰太太憐我不任跋涉。故以僕馬來迎也。婢卒亦無他異。山中初無神祠。惟空屋中一几一椅而已。後村人塑為男像。又有飛虎城隍之名。聞高伯足宰吳縣。禁絕之。

吳中某甲。以行賈至滬上。偶作狹邪游。悅一妓。酒闌之後。送客留髡。將歌同夢。偶問及家世里居。則即其亂中失去之幼女也。顏色俱變。妓問之。以實告。妓大啼。父搖手戒勿聲。徐謀為汝脫籍。乃忽忽辭去。念客囊羞澀。安得此贖女之資。而又不忍其淪落。轉展無計。竟服阿芙蓉膏死。此人既遇其女。不思援手。而以身死之。亦可謂無策之甚者矣。

咸豐乙卯歲。江蘇巡撫吉公。駐軍九華山。一營卒與附近之農家女通。許以為妻。已有身矣。及免身。父詰得其故。邀卒議婚。時卒已以軍功得六品翎頂。自念不日可得

官農家女。非偶也。堅不承。父歸。詈其女。女棄兒自經。死。一夕營卒夢有材官持軍符趣之去。見一白鬚老翁。其後立一女子。手抱嬰兒。即所私農家女也。大駭。材官問曰。是不老翁。顧問女。女曰。是卒悖而覺。明日賊至。出隊禦之。同伍皆無恙。此卒為賊支解死。

粵人某甲游於滬。悅一妓名紫鵲。脫籍携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鵲自鬻於平康。以其資料理訟始解。鵲再入青樓。鬱鬱不自得。甲時往慰喻之。擬重為脫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醵於舊友。久而無成。鵲在粵日夕企望。忽有傳甲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甲使歸。復圖破鏡焉。此女以既嫁之雲英。為下車之馮婦。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責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其意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善善從長。仍以貞烈許之可矣。

耳郵卷一終

耳郵卷二

清 羊朱翁戲編

姑熟曹氏兩孝女。長曰靜宜。自幼許嫁姚氏。因兵亂阻隔。及亂定。姚氏子來為贅壻。居久之。始知其已娶妻生子矣。父母怒。責壻無禮。靜宜曲為解之。姚氏子羞憤去。遂絕。靜宜居家。事父母維謹。并以母病。代操家政。咸井井焉。婉宜者。其第三妹也。幼慧甚。讀書過目成誦。父母奇愛之。苛於擇壻。故未許人也。同治七年。父卒。婉宜誓以身殉。家人以母在。勸止之。乃與靜宜長齋奉佛。共誦金剛經。為亡父資冥福。無何。母又卒。二女乘人不備。同時仰藥死。靜宜有臨終留別兄弟書曰。妹不幸為女子身。自有知識。即念女子同受罔極之恩。而獨無以為報。深覺歉然。稍長。見母有疾。發無定時。必有人晝夜經心。方免不測。誠恐一朝遠嫁。不得侍奉母疾。而幼字姚氏。親命難違。無術分身。焦思萬狀。及贅壻後。欲令別置媵妾。以便他日歸甯。天幸其先已娶妻。並生子女。維時眾歎遇人不淑。咸譏士也。無良。而妹獨欣天假之緣。得遂養親之志。是以力阻正名之議。安心在家侍奉。滿冀雙親壽享期頤。永敘天倫之樂。何圖天降鞠凶。慈父見背。喪服未終。老母又染沈疴。殆將不起。嗚呼。吾父吾母。既違定省於堂。

前生佛生天。誓必相從於地下。從此色笑常親。亦復何恨。惟念在室養親。義非姚氏之人。生事死殉。可謂曹門之女。所存原聘金簪二枝。望即檢還姚氏。永斷葛藤。以明決絕。三妹於父歿之日。百計求死不得。此番恐亦不免矣。哀哉兄弟。夢遭大故。雙折連枝。悲傷之情。不堪設想。竊有一言勸慰者。泉下庭闈。有妹等侍奉。足可放心。兄弟等子職所當盡者。不徒在哀毀二字。但能修身訓子。積德顯親。自足慰父母之靈。而妹等亦從旁含笑矣。二妹已為孔氏婦。有其當盡之職務。宜節哀自愛。勿蹈非禮死別須臾。臨穎愴然。

紹興老儒王致虛言。乾隆之末。有賈慎齋者。亦老諸生也。嘗夢至一處。似大官衙署。重門盡掩。闕其無人。正徘徊間。俄有數人擁一婦自遠來。至此門外。將婦人衣服盡去之。婦猶少艾。微有姿首。瑩然裸立。羞愧之狀。殆不可堪。賈素負氣。直前叱之曰。若輩何人。敢肆無禮。眾微笑曰。此何足異。言未畢。門忽啟。有數人扛一巨桶出。一吏執文書隨其後而去。眾即擁裸婦入。賈亦隨入。歷數門。至一廣庭。見男女數百。或坐或立。或卧。而皆裸無寸縷。堂上坐一官。其前設大榨牀。健夫數輩。執大鐵叉。任意將男婦置槽內。用大石壓榨之。膏血淋漓。下承以盆。盆滿即挹注巨桶中。如是十餘次。巨桶

乃滿數人扛之出。官判文書付一吏與同出。賈視吏乃其已故鄰人周達夫也。因前呼之。周驚曰：子胡在此。此豈可久留邪。速從我出。賈問桶中何物。周曰：鴉片煙膏也。時鴉片煙未行。賈不知有此名目。因問鴉片煙何物。周曰：方今承平日久。生齒繁衍。宜有大劫銷除。而自來大劫。無過水火刀兵之類。遇此劫者。賢愚同盡。福善禍淫之說。往往至此而窮。是以上帝命諸神會議。特創鴉片煙劫。借世間罌粟花汁熬煉成膏。供人吸食。食此煙者在劫中。不食此煙者不在劫中。聽其人之自取。不得歸咎於造物之不仁。而有此劫。以銷除繁衍之數。則水火刀兵諸劫。可以十減五六矣。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間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魂錄。送此間。榨取膏血。轉付地上。山陵原隰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鍊。光色黝然。子試識之。數十年後。此煙徧天下矣。賈欲更有所問。忽又有人驅數十男婦。至鞭策甚苦。齊聲呼號。賈憐而醒。以語人。人無信者。至道光中葉後。鴉片煙果盛行。而賈已前死矣。然其語猶在人耳。故其時皆以鴉片中。有死人膏血。實由此語傳訛也。楚士呂鳳梧。游於姑蘇。於舟中見一女子。美而艷。來梳去。一瞬即過。然思之盈盈。

在目也。是夕就枕。夢有人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亦姑置之。明年以貢入成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一畫。畫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上有詩云。新妝宜面出簾來。共數庭花幾朵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畫齊臺。呂不知敬君事。惘然莫測。姑以青蚨一貫買得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像。君得無於都門市上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吳門舟中相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二女。面目相同。雖家人不能辨別。長即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中語告。沈曰。吾姨姑待聘者。當為君作寒修。竟宛轉媒合之一時。以為佳話。按說苑載齊王起九成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貪臺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對之而笑。沈所用敬君事。即此。然事見藝文類聚所引。今本說苑無此文也。

滁州府來安縣民劉某。夜起如廁。聞牆外語曰。不食三日矣。蒙神許我。明日以前村張氏童養婦。供我一飽。汝與三郎亦得與焉。幸無他往。劉訝其語。梯而觀之。則牆外

二狼相對坐。大駭而下。因思張氏婦。其族女也。天明趨往告之。女甫十三歲。是日遂閉門不出。媼婦笑謂曰。誑汝耳。豈有狼而人語者。及暮。媼使至門外。曳柴供晚炊。女不可。媼乃自往門外取之。且四顧曰。狼何在。言未既。一狼自積薪中出。衝媼倒。入門。衝女去。媼驚呼。鄰人咸集。見狼猶未遠。逐之。將及矣。忽路旁又出二狼。遂並驅而去。吳瓊香者。湖南沅陵士族女也。幼孤。依其舅。厲居武陵。咸豐四年。粵賊至。舅家咸避去。獨女隨其舅居危城中。城破。女謂舅速去。舅曰。若母以汝託吾。吾舍汝去。何面目見汝母地下乎。女曰。甥累舅非一日。今危急之際。豈忍復以孱軀為舅累哉。入室。雉經死。越數日。賊入其居。時方酷暑。訝其屍久而不殞。解視之。衣皆縫紉。胸前得一詩云。城破身難辱。逢危志愈貞。千秋名節重。兩字死生輕。未報君親德。羞懷兒女情。願將三尺絀。畢此百年身。

漢口鎮袁家灣。有老木工。年六十三矣。二子未娶。俱執父業。而兄弟不相能。偶因口角。兄舉斧斫弟之頭。弟即死。鄰人欲縛其兄送官。父泣曰。老朽止生不肖子二。今幼子已死。非命。而長子復抵法。則暮年何恃焉。眾哀其言。各散。其事竟已。余按紀文。達筆記中。載有一事。與此相類。天下事。竟有情與理兩妨者。律載重囚無子者。許其妻。

子入獄。此或可以通其變乎。

山右侯氏在國初鉅富。傳聞其始富甚奇。有夫婦二人窮而無子。然每日必禱於神。願得橫財。即死無恨。如是數十年無驗。而夫婦則已老矣。一夕就寢。忽聞地上有聲。勃然如釜溢。起視之。則徧地皆元寶。湧出驚喜。捉取之。而愈取愈多。至於不勝取。二老皆力竭而仆。有族子者。少孤未娶。所居相距不遠。每日至其家助炊汲。是日至而門不啟。叩之不應。踰垣入視。則老翁已為元寶壓死。老婦僅存一息。尚能言。未幾亦死。族子葬埋之。擁其所有為富人。乾隆末始衰。

英吉利國有帆船名天仙尼。於同治十三年四月中開往亞甸。行六十餘日。舟中失火。救之不得。舟師乃放小艇三。縱人逃命。登小艇者凡三十一人。行數日。一艇獨後。望前兩艇不復見。所齎糧食俱盡。死者二人。尚存六人。惟飲鹹水度日。中有以大利人曰。同死無益。苟一死而五人得生。是亦殺身成仁也。乃相議以人為糧。削木為籌。掣得最短者。任衆殺食。已而以大利人掣得最短之籌。時有同載之水手名阿加士。貌刺者。自以飲鹵水多。恐不能活。願代以大利人死。以大利人不可。乃殺而飲其血。食其肉。五人者遂不死。越數月。英國又有一大火輪船。於亞非利加洲之南失火。二

人逃小艇中。隨風漂蕩。數日不得崖岸。饑甚。竟食其同伴者。以延殘喘。觀此二事。亦見航海之險矣。按晉楊泉物理論。漢末有管秋陽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孔文舉論此事以為無嫌。梁元帝金樓子。則以文舉之論為悖逆之言。夫弱肉強食。禽獸之事。使飢而相食。則人何以異於禽獸乎。

鄭某者。湖北沔陽州人。以知縣發四川。既至。有同官薦一奴曰孫貴。年二十餘。眉目清婉。性亦儂黠。鄭頗喜之。居數歲。鄭赴部引。見迂道至家。家有一妻一妾。妾有姿色。孫貴見而豔之。遂起意謀殺鄭。鄭買棹由襄河而上。孫謀於舟人泊舟荒僻處。其夜鄭於燈下觀書。孫持刀入。立其後。鄭回顧見之。問何為。曰將殺爾。鄭曰。汝欲殺我者。利吾資耳。吾素愛汝。區區者。豈所吝邪。汝欲之。則竟取之。焉用殺。孫曰。非直欲爾財。且欲得爾妾。鄭曰。此妾驕妬。我國厭之。他日歸家。竟以配爾。吾豈患無妾哉。汝今殆醉矣。遂睡毋測我。孫唯唯而退。舟人問何不殺之。曰。渠已皆許我矣。舟人唾曰。爾太憤憤。今日不殺渠。明日尚望活邪。孫貴乃復入殺鄭。投之河。而與舟人分其所齎。然孫意在得妾。越數月。仍至鄭家。說稱其主出京後。自陝入川。命我還家。挈其妾。

去。由荆河漸巫峽會於成都。其家因孫貴相從久。頗不疑。而鄭之弟獨疑。何以無家書。又見孫貴石大擘指所著玦。乃雲南翡翠者。是其兄物。珍若拱璧者也。何以在此。奴手。因呼孫貴嚴詰之。且曰。吾已知吾兄未入京。汝言誑也。孫貴知事敗。因吐實。即縛送官。此奴固非人類。然其主因其儂黠而喜之。亦未免養虎畜狼矣。

華亭顧秉藻。幼而慧。父母皆奇愛之。咸豐十一年。與諸昆弟奉其母避兵滬上。得疾而卒。臨終牽母衣。請以仲兄子禮樞為嗣。母泣而許之。無何母亦卒。及亂定還。異諸昆弟將如母命。而以秉藻未娶。不得有嗣。適金山錢氏有女。未許嫁。死與秉藻年相若也。遂媒合之。仿迎娶之禮。迎其柩歸。合葬於秉藻之墓。好事者為賦。催妝詩。按此事自古有之。遷葬嫁殤。媒氏職其明禁。而鄭司農注周官曰。今時娶會是也。則漢代固有此風。魏武帝為鄧哀王聘甄氏亡女合葬。亦循世俗之見而已。

蘇州袁氏女。許嫁吳氏子。未婚嫁而遇庚申之亂。兩家咸徙避。及亂定。女從父兄復還。父故業賈。復理舊業。居積頗贏。而吳氏則人亡家破。僅存老孀婦。即女之姑也。女請於父。願適吳氏事孀姑。父不可。且謀別嫁之。女斷髮自誓。因亦不强也。同治十三年。有吳氏親串自秦中歸。言與吳氏子同被掠。轉展至江西。吳氏子於某年月日死。

女聞大慟。謂父曰。今日當從兒志矣。如不許。願死之。父不得已。歸諸吳馬。此女不以貧富生死易心。可謂賢矣。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近時汪荅甫亦主此說。余頗不謂然。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如執歸汪之說。則衛女之詩。聖人何取而錄之哉。憶前在滬上。應敏齋同年以所記張貞女事見示。余書其後。說此義頗詳。今存文集中。

廣東開平縣城外有張橋村。皆張姓所居。鉅族也。有張某者。聘楊氏女。未娶而卒。楊女哀經入門。拜見舅姑。築室於夫之墳塋。居三日。乃還。張氏因擇近支一人為之。後楊撫之。至於成人。為聘蘇氏女。婚有日矣。而子又卒。蘇女請仍以其日至夫家成服。楊曰。是又一我也。此事不易。固卻之。蘇女不可。乃如其志。姑婦二女。並以未嫁女守義。可謂難矣。聞蘇女嗣子。已有聲譽。序間。或兩節婦之報乎。

蘇城外有一小家。女幼受某氏聘。及女長。父母俱死。獨與兄居。聞壻游蕩。入於下流。心鄙之。有背盟意。乃以所積女紅資。付其兄。屬交原媒。償男氏聘幣。索還婚書。兄亦無賴。盡以供博。而偽為婚書。以給其妹。女不知也。以為真與絕矣。示意鄰媪。使為媒。

灼遂與城中護龍街王姓者成婚。其前聘夫知女歸王氏。謀劫之。以王氏有備不果。即於其日訟於官。鞠得實。笞其兄三百。判女仍歸前聘夫。以律以禮。固應爾也。然女之不能安其室。則可卜矣。

番禺大石鄉有某甲生三子一女。次子早卒。某年為長子娶婦何氏。而以其女許嫁陳氏子。即何氏之從母昆弟也。何與女極相得。女偶刺繡。何見而歎曰。工妙至此。可謂鍼神矣。如有才無命。何女怪其語。固問之。何曰。姑之壻。乃寒家葭莩親也。雖美如冠玉。然狎游無度。已染惡疾。虧其體矣。女聞之。不食累日。母問之。以告。母曰。或傳聞誤也。而女以嫂言為信。一日自斷其髮。母大驚。呼婦至。笞其多言。何亦大驚曰。姑太不為我地矣。我與姑相愛如姊妹。故隱以相聞。而姑遽為此決絕之事。今尊婢見責。我何以堪。甲夫婦乃使原媒至壻家求絕。壻不可。反欲訟甲背盟。甲夫婦追事所由起。日詬何。何不能忍。亦剪髮投地曰。新婦知罪矣。請偕小姑長齋繡佛。以贖罪可乎。於是舉家大譁。甲子適他出。促之歸。婉勸其婦與妹。而仍使人卑詞求絕於陳。陳不得已許之。此女未達韓詩。未以之義。殊不可訓。亦未知其卒如何也。

油煤人。傳者諱其姓名。四川巴縣武生也。恃其拳勇。武斷鄉曲。無惡不為。一日夢為

冥卒攝去。見冥王甚怒。歷數其罪。命罰作泥鱗。使嘗砧礪鼎鑊之苦。此人大懼。忽有二老叩頭階下。為乞恩。王沈思曰。此子雖萬惡。事母尚孝。且汝二老皆善人也。不可無後。然不可令其徒返。乃命獄卒以鐵叉叉入油鑊中。頃刻肌膚糜爛。臟肺焦灼。苦不可言。一時許乃出之。王曰。汝還陽間。宜告人以此苦。使為惡者知懼。若有一二人改過遷善。即汝功也。可以贖罪矣。命二老引之出。二老蓋其祖父也。導之至家。忽如夢醒。則死一晝夜矣。月餘乃能起。而自首以下。乾枯如油煤者。因自號為油煤人。踰年生一子。乃使人舁行鄉村。俾眾人聚觀。且自道其事。以警眾焉。徐芳諾皋廣志載崇禎末。濬縣諸生馬一元。死而復蘇。云冥中主者。使其盡縷生平之惡。以誠於世。因盡條其夙讐書而梓之。名馬氏誠世篇。事與此類。

有某縣令。年少佻達。喜談閨闈案牘。中有牽涉婦女者。必鍛煉周納。入之姦情。依律決杖。每杖婦女必去裙袴。其說曰。律載婦人犯罪應決杖者。姦罪去衣。餘罪單衣決罰。夫杖加於臀。何衣之有。所謂單衣。即是單禪。然則去衣實去禪也。而後人不察。又於姦罪去衣。下注留禪二字。若然則去衣與單衣胡別焉。論者不能折。後令以貪墨誅家財籍沒。妻女流落青樓。余按單衣去衣。本前代舊制。元史刑法志於此最詳。

云諸和姦者杖七十七。婦人去衣受刑。又云諸倡女鬥傷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七十七。單衣受刑。又云諸妻以殘酷毆死其妾者杖一百七。去衣受刑。是去衣受刑非必姦罪。然余疑所謂杖者非杖臀也。杖脊也。故曰去衣不曰去禪。金史海陵本紀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而杖之。及考昂傳云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是可知去衣而杖非杖臀矣。考金史刑志大定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婦人在囚輸作不便而杖不分決與殺無異遂命免死輸作者決杖二百而免輸作以醫背分決。據此知杖罪不盡加於臀。曰去衣不曰去禪專指杖脊而言。此令所執未得律之本意也。

李繩武字肯堂廣東韶州府人。本窶人子。以居積起家。暮年居然素封矣。生平所值多是九歲。蓋其父於四十九歲生繩武。至六十九歲而卒。繩武十九歲始出學。費五十九歲歸老於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歲時其繼室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幾其第四子卒。仍為九子。各娶一婦。無娶妾者。女之夫亦無娶妾者。九子九婦。九女九壻。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光緒元年正月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是亦 熙朝人瑞矣。

江北一婦。與其姑不相得。常勃谿。一日婦吞金指環自盡。宛轉欲絕。有人教以用羊

脛骨燒炭研末。錫糖調服。次日金環從大便出。竟無恙。張少渠為余言。因書之。以廣其傳。

某甲家小康。而數遭訟事。耗其財。鬱結成疾。殆將不起。有丐踵門。自言能醫。延之入。視已不食三日矣。氣垂欲絕。而腹中尚咻咻動。丐曰。是中有物。非吾所能治。當請吾師來。以二十日為期。其家人曰。旦夕不能保。可再旬乎。丐出藥投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雖不食。竟不死。越二十日。一僧來曰。丐所薦也。入視病者。於鉢中出一丸藥。用鐵絲繫之。納病者喉間。頻頻牽曳之。復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動。僧摩益亟。仍牽曳其鐵絲。忽突然掣出。即有一物隨藥而出。遽投諸地。乃一小蛇也。僧以藥少許糝之。蛇化為水。病良已。人問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氣所結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其怨氣。毋令與所訟者。來生再覓孽糾纏也。其家厚酬之。不受而去。此僧此丐。殆仙佛化身歟。

紹興趙某。暮游潞河。其父與後母在家。為聘定同里楊氏女。年二十一矣。貌既姣。孌粗解翰墨。而趙某有族兄弟二人。與楊氏故有隙。適入都過潞河。與趙某相見。極詆其所聘婦。擊耳齧唇。醜不備。且終日與傭耕者共作息於隴上。非貞女也。趙某感之。

乃別求婚於鄉人之宦京師者。有湖州人徐姓一女。年亦二十一。未許嫁。族兄弟為平章。草草成禮。乃始以書告其父。父大驚。初秘之。既而楊氏亦有所聞。使來詰問。乃謝罪。且告絕。楊氏無如何。復為其女相攸。媒者接踵至。女始知之。泣曰。女子從一而終。既纓矣。可復脫乎。竟仰藥死。趙父慙且痛。乃用世俗冥婚之禮。以紅羅裹其木主。與之而歸。厥後楊女之鬼。數見形於趙氏家人。咸識之。趙父北游。鬼亦從焉。途中微有所見。及至其子所。一夕與數友納涼庭中。子忽見一女。衣碧紗衫。紅紗裙。手執白團扇。驚問誰何。父詫曰。三娘子也。趙某於兄弟行居三。故父呼其婦為三娘。趙某驚仆。女即不見。至同治季年。事隔五十年矣。其夫弟趙雨田。狀其事請旌。女猶見夢於姑。而謝焉。姑即趙某之後母。每疾病。輒見此女為扶持。抑搔云。余謂此女為鬼。尚知致孝於姑。則其生平之賢。可知非徒以貞烈見也。傷於讒口。至死非命。李義山所以賦讒黷。歎趙氏族兄弟二人皆早死。且無後。蓋其報矣。

姑蘇某寺僧。每歲舉行佛會。託鄰比一嫗。招致眾善信。凡入會者。咸輸香錢數百文。僧與嫗公分之。婦日以饒裕。而僧清貧如故。某歲除夕。索通者踵於門。僧無以應。竟亡去。明歲里人以他僧主之上元之夕。循例舉佛會。仍託鄰嫗代為招致事。已僧向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徒且募一曾至此縣者導之行。行數日而失塗。所遇皆苗獠異族無可問計。其地不過五六百里而行十許日未到。一日導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共前進。至則頽垣環繞。若有城者。其中荆榛塞路。行頗不易。良久見土屋數間。其壞牆有字跡。審視之。則某縣也。說曰。豈即公署乎。呼其門。有人自草中出。問誰何。告之。其人叩首曰。吾即縣吏也。已二十餘年無縣令矣。不圖今日復見令君。問有隸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無官。此輩皆散處各鄉。不相聞久矣。不知其存亡也。乃導之入室中。積土數尺。曰。此公柩也。又其內荒塚纍纍。問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於此。不能歸骨。小人穴土瘞之耳。令聞之喪氣。即日言歸。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請往也。謂讓之流落數載始得量移焉。此事曩在京師時聞之。友人吳文南並能言其縣名。今記憶不真矣。邊徼荒涼。事容有之。或談者亦過其實乎。文南言此時因言薄宦遠遊。蹤跡孤危。事有不可問者。國家定制。仕宦不得在五百里內。竊謂一命之員。從事萬里。亦殊可憐。何不為之限制。使不得在二三千外乎。乾嘉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無子。止一妻一妻弟一僕一媪。居無何。妻弟亦死。僕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為人浣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飢寒。有鄰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

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飢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媪曰。邑有一妓。為訟事牽纏。官逮之急。到官必去衣受杖。妓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妓約。受杖一。予錢千也。伍伯諸人皆受妓侑。行刑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為泉下人羞也。婦以貧失志。竟從其策。嗣後邑有婦女應受杖。悉此媪為介紹而代之。縣中皂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余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之也。

蜀人楊國茶。字少眉。納補黔陽令。蓄二姬。長駱次周。皆蜀產也。楊婦死。繼室以駱駱悍而妬。謀去周。而未有間。楊丁母憂歸。寄二姬於湘城。駱遂搆鸞。逐周。周出居尼庵。及楊歸。駱誣周以帷薄事。楊不察。昇周歸。幽之土室。絕其飲食。未死。即納諸棺。後徐梅莊廉訪知其事。斧棺驗得實。褫楊官。駱自縊。好事者為作土牢記。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鄰村某氏聯姻。兵亂失其子。翁故為行賈。因轉徙四方。收得一小兒。與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即名以其子之名。及金陵收復。翁仍行

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遣嫁。訪得某翁所在。賂書告之。翁思己子雖失。幸有養子。可以厝鼎代真。乃作復書。訂以是年夏秋間攜子而歸。及期果至。而故居無存。乃賃屋為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有日矣。翁之子忽歸。歸而不得其家。乃至鄰村。造婦翁之門。而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牽衣慟哭。翁欲不認。則其子也。欲認之。又礙有婦翁在。乃曰。此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不真耳。婦翁歸而疑焉。旋偵訪得實。乃使媒氏告曰。原聘者吾壻也。他人子安得壻吾女。某翁正躊躇無計。忽其養子。知事且不諧。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入婦翁之家。婦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爾女歸。殺爾壻。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急。請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則當釋吾入內。畧為小女治褰。子姑小坐。婦翁既入。謀集健僕。縛而送之歸。其妻曰。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壻吾女。終必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潛自後戶。送其女至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招壻入行禮。既成婚。乃語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遽言歸。請留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又使媒氏告某翁曰。爾子已壻吾女矣。爾尚有兄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

其意使其為贅壻於女之叔父之家。既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兩壻。兩女偕歸。其伉儷各相得。遂相安無事。

江西廣昌人邱某。幼讀書。困於童子試。忽夢至冥中。冥吏方據案決事。見邱曰。此十名相公也。何遽至此。麾之出。遂寤。以語人。或曰。子必以第十名入學矣。甲私念。若果以第十名入學。則竟呼秀才可矣。何言十名相公乎。此殆非佳兆。乃棄儒而賈。為同鄉之買茶者司筆墨事。春出秋歸。歲以為常。絕意進取矣。一歲歸。途過郡城。適值郡試。同學之友及親串咸在。慙慙入試。邱不可。眾已為之在縣注册。在府納卷。乃勉就之。及府出圓榜。招覆試。果第十名也。邱見之。驚悸。覺體中不佳。因不覆試而歸。未至家卒。噫。府試招覆。是何大事。名次乃亦注冥籍乎。

桐鄉沈寶樾。字茂庭。富而好施。與凡遇善事。必勇為之。遠近有善士之名。庚申辛酉之亂。避寇遠出。其族姻從之者數十家。辛苦墊隘。卒不相舍。人尤稱焉。初無子。中年後納妾。生丈夫子二。鄰有不戒於火者。火及其閭。天反風。以免。咸曰。為善之報也。乃於光緒元年冬日。牆壞壓死。向之稱善者。至是而不能無疑。嚴芝生庶常其友也。求余為文以釋疑。余乃據援神契遭命之說。及王充論衡福虛禍虛之義。為文以應之。

娓娓千言。然王充所謂福虛禍虛。余雅不以為然。夫餘殃餘慶之文。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苟禍福皆虛。則勸懲無寄矣。同其時。適有張少渠之事。少渠名豫。立光緒元年。以縣丞奉檄與於海運之役。凡從事海運者。皆至滬濱。附大輪船。以行。有輪船名福星者。行有日矣。江蘇海運局之官。大半附是舟。少渠初亦預焉。適有一輪船。先福星二日。而首塗。少渠舍而從之。同袍之友。爭揆其祛。卒不為留。已而少渠安抵丁沽。福星輪船竟沉於海。坐是船者皆死焉。少渠平日亦樂為善事者也。光緒二年。少渠行年五十七。乞言於余。余因言少渠行善而得福報。宜益加勉。而力闢王充之說。恐後之讀者。有矛盾之疑。故掇舉其事。著於此編。

杭州有老儒。以教讀為生。一妻一女。家有餘屋。因賃與某甲居之。居數歲。某甲遷居他處。然猶通問如常時。其眷屬亦相往來也。一日某甲。使二人荷轎來迎其女去。及暮。老儒自館中歸。女猶未返。使人至某甲所。迓之。則空無人矣。問其鄰。言今日午前。盡室而去。不知所之。老儒偵探無蹤。懼為門戶羞。不復深究。是女已許嫁。乃以暴卒告其婚氏。存亡聽之矣。某甲挾女至江蘇。無錫。據為妻。而某甲故窶人。又慵惰。不能治生。轉仰食於女。女工鍼黹。傭於蘇州一宦家。月得洋錢二。以畀其夫。而甲殊未厭。

謀鬻女於妓家。女微聞之，無以自脫。忽有浙人來詣其主，女見其名，紙曰：此吾杭之大姓，吾父嘗教授於是家者也。訪知其所在，次日至其家求見。言家世及通家之誼，甚有條理，乃為招其父至，訟於官。答逐某甲，而判歸其女於父。老儒愀然不樂曰：此女歸，辱門戶矣。邵君步梅亦杭人，官於蘇省，舊與老儒相熟也。乃於英下為之相攸，嫁一官人馬。余聞此事於步梅，以非美事，故不書其姓氏。

廣西鎮勞氏家富於財，生一兒，年七八歲，猶口不能言，足不能步。其家初建育嬰堂，堂成之日，兒即能言。越二歲能行。今且讀書游泮水矣。報施之不爽如此。

余二兒婦，唐西姚氏女也。今春從母家還，言去歲其弟婦病甚奇，病中從牀上一躍高及牀頂，有一鐵鈎，隨手折為二，如枯竹焉。其弟晉卿知為鬼孽，附麗而然，對之長揖。且以洋錢數十枚置其前曰：吾以此買紙錢焚化與汝，汝可歸矣。病者曰：可然。吾杭人也。須送我至航船。晉卿從之。且行且焚紙錢，至船乃告之曰：此杭州航船也。突有旋風起其側，為之慄然。及歸家，婦病若失，異哉。鬼亦如人來往以舟車乎。詰經精舍監院校官沈蘭舫臨平鎮人也。屬於杭，其子婦家無子，蓄一他人子為子。紹興人也。蘭舫子婦偶歸甯，忽得病，口作紹音。蓋即此子之祖也。索還其孫甚急，俄又作數

人聲。皆杭音。則其母家鬼也。曰：此無理取鬧。彼已作沈家婦。何預此事。非至臨平招沈氏人來不可。越日而沈氏之鬼大至。蘭舫之祖母及父母。又一庶母。皆臨平口音。與生前畢肖。曰：吾儕附船。從菜市橋登岸。至此有吾儕在。婦必無恙。然不可久居。此宜還家。其地距蘭舫所屬尚數里。羣謀所以歸。鬼曰：仍以轎身之。但命轎夫徐行。遇涼處則稍憩。且使人頻頻以湯水飲之。必無妨也。如其言而歸。沈氏之鬼從之。仍附病者。與家人相問答。時蘭舫適在吳下。其家人問宜召之歸乎。鬼曰：此無大事。新婦病不出三日愈矣。可無召也。婦病果即愈。鬼語亦遂寂。蘭舫為余言之甚詳。此其大概耳。以是二事觀之。鬼雜處人間。與人不異。周公作金縢曰：能事鬼神。孔子贊周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聖人固未嘗言無鬼神也。晉人無鬼之論。豈其然乎。

杭州山墩某姓一女。兵亂時陷於賊。轉徙至上海。為某甲所得。遂為夫婦。某甲固刀鑷工也。及亂平。父母訪得之。挈女還家。以其夫執賤業。不善也。謀偽為待字者。別擇婿。而女不可。乃招其夫至。而其夫無他能。仰食於婦家。一家咸輕之。女亦偃蹇。不甚為禮。夫鬱鬱無聊。食生鴉片。以死女竟別離焉。此女始知從一之義。似明大義者。而終始參差。遂成兩截人。亦可異矣。

紹興某生應京兆試入都不售。厲其族子家。一日忽失之。十餘日乃返。則止一衫一袴。面無人色。問旬餘何往。何狼狽至此。某縷述所遭。大可捧腹。蓋其日某閒行入內城。至四牌樓一曲巷中。見有一家門署荷包出售四字。乃叩門欲買荷包。有少婦出。以一枚示之。已敝矣。問有新者無。婦曰。欲新者請入內。乃入共坐。婦絮絮閒談。不及荷包。問之。仍以舊者進曰。吾家止此一枚也。然則何以署門求售。婦微笑曰。所售非此荷包也。某會其意。以言調之。婦曰。吾荷包價昂。郎有此資乎。某即解囊出錢券示婦。可數百千。是時銀一兩易錢十千。計之亦值銀數十兩。婦曰。可矣。乃相將入室。弛服橫陳。某惑之。遂止宿焉。其家止一媪。婦所傭也。一童子。婦之弟。朝夕饗飧。咸仰給於某。數日而空其囊。婦曰。囊中空矣。某曰。此細事。吾自能籌之。數日。婦又語如前。某答之亦如前。一日二人方共飲。忽有男子至其庭。聲如吼虎。婦曰。殆矣。吾夫歸矣。不去必血其刃。乃導某出北牖。使踰後垣去。某倉卒不得衣。故止一衫一袴也。聞者咸粲然曰。此皆偽局耳。然亦不可再往。族子乃予以資而使南歸。

蘇州閩門外李繼宗巷口有某甲者。以裁縫為業。唐六典有裁縫之名。蓋裁之縫之。而後成衣。較周官縫人。其義為備。年踰三十。家亦小康。偶見江北蓬船一女子。頗有姿首。悅之。旋有人為之平章。以洋

錢一百為聘議既定。乃擇日。迺以綵輿。果見女子以紅巾幕首。數人扶而就輿。并有一衣包。亦置輿中。鼓吹迎歸。將扶女出。則弱不勝衣。玉山頽矣。審視之一草人也。啟視衣包。則瓊石也。蓋恐輿輕致疑。故以此壓之。舉家大譁。某悵然癡立。亦如木偶。亟尋原媒。去如黃鶴矣。

寶山鄉民鄒玉寶。幼聘某氏女。玉寶少孤。育於女家。未婚也。而與女以兄妹見。久之。年各十六七矣。玉寶偶入內。見女獨坐治粉。戲問曰。甜乎。曰。甜。玉寶曰。製成當以一枚甜我。女笑而頷之。及成。父母與女共食。不及塔。女心憾焉。私以一枚使傭媪餉之。他日。又相見。女戲問甜乎。玉寶曰。余未得嘗。惡知甜。女知媪之給也。嘗之曰。老大婢尚口饒如此乎。媪曰。視年稚而私於男子者何如。女恚。交相詬也。父母聞之。薄責女。女益慙。其夕。縊而卒。玉寶聞之。亦縊。

嘉興有某甲者。出游於外。學所謂辰州法者。以歸。蓋即邪教中紙人豆馬之術也。適其親串中。有與人訟而弗勝者。甲曰。此易與耳。乃剪紙為人。夜入其所仇者之家。人長數丈。持巨斧。斧其屋。屋雖無損。而舉家惶懼不安。如是月餘。微知某甲所為。其鄰有老儒笑曰。此易與耳。乃剪紙為虎。俟巨人至。突出搏而食之。次日。老儒自至某甲。

家謂之曰。聞子有異術。請於日間角一勝。勿徒於夜間驚擾人家也。甲知技出己上。弗敢校。老儒曰。子技窮矣。請觀吾技。乃剪紙作一人。倏見於前。長十餘丈。捉某甲之髮。提至空中。甲大駭。乞命。老儒乃下之曰。汝此後尚敢爾乎。甲謝不敢。因使盡出其書。焚於庭。甲因問老儒之術所從來。老儒曰。吾少時訪道名山。靡不周歷。海內異人多從之游。有一人恆與吾弈。吾偶謝以倦。其人曰。吾有戲術。可醒睡眼。乃剪紙為美女數輩。皆能歌舞。又剪紙為天神。與天魔相對鬪戰。又剪紙為虎豹犀象。再走山谷間。吾樂之。因盡其術。其人曰。此但戲術耳。若行此術。騷擾人間。則天雷誅之矣。故吾能之。未嘗敢輒試之也。今偶一與爾戲耳。某甲自是不敢復行其術。

光緒丙子丁丑間。直隸大荒。有兄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日將暮矣。有以小車載糕而鬻者。適駐其旁。嫂饑欲食。兄因出錢數十買糕。夫婦共食。而不與妹。其妹旁坐啜泣。賣糕者大不忍。乃推車就女曰。吾糕垂盡矣。所值無多。以畀汝。不責值也。已而三人皆食畢。兄嫂起而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行將安往。往而無食。亦無生理。吾受此人一飽之恩。不如從彼去。免為兄嫂累也。賣糕者大喜曰。吾固無妻者。得此女為妻。何幸如之。轉求之兄嫂。兄嫂曰。既彼此皆願。吾何間焉。賣糕者乃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與之酒。如是數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曰知之。然則何以報我。甲曰。不知所報。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樓。私焉。嗣後伺屠他出。輒就之事。秘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反。而甲後之。及肆則門闔矣。念叩門而入。必為叔父所責。徘徊間。屠婦適開樓窗下視。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焉。會屠亦過雨而歸。呼於門。甲寤曰。奈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匿甲於門側。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其婦又啟窗。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其帽於樓。乃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諾。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為。婦曰。已殺之矣。甲驚曰。奈何殺人。婦曰。汝手示我殺之。又何問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問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在牀下。甲即就牀下取刀。斫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家。給其父母曰。頃偕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歸也。父母喜而留之。有皮匠者。藥肆之鄰也。素艷屠婦。而未得聞。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問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屠婦必獨寢於樓。乃登其樓。則屠死於牀。

婦死於地流血濡其履。驚而走出。歸而閉戶卧。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啟。見屠戶已啟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履迹而至皮匠之門。遂縛送官。不勝鞭笞。自誣服。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之曰。對門屠夫婦。為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到官已自承。不久將尸諸市矣。甲曰。此我為之。何誣匠為。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搥鼓以聞。述本末。官曰。義士也。未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程君心言。曾記載其事。歲久稿佚。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人沈亞之所撰馮燕事。頗與此類。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耳郵卷三

清 羊朱翁戲編

余門下士蔣澤山孝廉。至崇明縣勸校試卷。事畢。觀於文廟。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闕焉。問之學官。學官曰。此地舊有五通神為祟。民間被五通之祟者。輒向學中門斗言明。將湯文正之位私自請去。供奉其家。則崇自去。歷來如此。吾儕職司學校。每十餘日必來審視。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則向門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也。夫吳中五通。久為文正禁絕。崇明海外之地。當時或未盡奉行。乃身後粟主。猶足以懾伏姦邪。是其正氣固長存天地間也。

楊某蘇人丐者也。一日過翁家堰。見羣丐牽一犬將屠之。犬見楊搖尾哀嗥。若乞命者。楊不忍其殺。出錢買之。牽以歸。路經楊家墳。犬不走。就墳前土堆竭力爬搔。泥土之中。露出紙角。楊從而掘之。得洋錢兩封。楊自此遂作小經紀。不復吹吳市之簫矣。一念惻隱。遂受其報。誰謂善無益也。

蘇人陶阿尼。性好博。而博屢負。橐中罄矣。計無復之。踽踽獨行。將告貸於所識者。忽有人自後拍其肩曰。阿尼輸矣。回視之。則其已死之友朱大也。陶大恐。朱曰。吾非禍

君者。君能葬吾骨。我當助君博。陶諾之。朱乃出巨金一錠。曰。持此入博場。壓白虎門。必勝。再以所得者。盡壓白虎門。又必勝。四度而止。勿過貪也。陶從其教。果大得彩。比曉。腰纏纍纍矣。視其中有紙錠一枚。乃故人所假之原注也。訪諸野。得其棺。買地而葬之。

天津市中。無賴少年。往往於博場。索規例錢。諸博徒亦樂應之。然其始得也。頗不容易。余寓天津時。有粗作人田升。日往來於博場。一日見有醉人昂然而至。上不衣。下不袴。止以尺布蔽下體。一入局中。便肆口嫚罵。博徒羣起。各執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罵者自罵。至體無完膚。氣息僅屬。猶喃喃不絕口。於是羣歎曰。好漢好漢。以童便飲之。又以溫水滌其血污。負而歸之。開局者之家。自此月有規例矣。斯人也。豈所謂北方之強者與。

歙縣汪氏婦。孕十六月而生一男。軀體甚肥。齟有齒。頰有鬚。目炯炯然。咸懼欲棄之。其母不忍。仍為包裹。此不啼。亦不乳。至六七日。僉謂無生理。置諸臭突。將俟人定而棄之。河比晚。忽聞啞啞有聲。視之。則以兩手掬土而食。其身驟長。乃聽其自然。至月餘。乃死。衆人聚觀。宛若廟中所塑土地像。身長二尺八寸。鬚長寸許。秤之重廿一斤。

京師一大家富於貲。備一僕婦。為昌平州人。服役有年。性甚黠。能得主人心。故主婦頗委任之。凡金帛所藏。悉與知焉。一夜三鼓。忽有盜六人。自屋而下。皆塗面執刀。羣僕驚逸。此婦聞聲趨出。為盜所執。以刀擬其頸曰。爾主人何在。曰。值內班未歸。盜揮其徒曰。速縛其主婦來。婦跪而泣曰。主母遇我厚。願勿嚇之。我願以身代盜。曰。既如此。爾但告我金帛所在。婦囁嚅不欲言。賊舉刀欲斫之。婦大駭。乃具告焉。盜搜括既已。意猶未足。復以刀脅使盡言。婦曰。金帛盡矣。尚有珠寶首飾在某所。於是盜又盡取之。笑謂婦曰。汝所言未必盡實。念汝頗忠誠。姑留餘地。乃呼嘯而去。主母深感此婦。出而慰謝之。而婦則面色如土。不作他語。連呼嚇殺而已。比曉。主人歸。知狀亦慰謝之。然念婦雖為盜所劫。何必盡情洩露。當違遽時。乃纖悉不遺如此乎。且僕婦甚多。何以獨劫此婦。其事似有可疑。而婦自此即云驚悸成疾。越三日。以病重告歸。主人重賞而送之。密遣幹僕尾之行。婦初卧車中。出齊化門。即自起遣車反而別雇一車以行。至昌平州某村止焉。有數人迎門而笑。婦亦笑而入。僕即奔告於官。遣役偕往。時已半夜。奪門而進。則婦正與眾分所盜之物。金帛首飾俱在。遂縛送官。論如律。京師又有一部郎家。備一少婦。乃三河人。婦與其夫成親甫一月而別。別時與夫約

曰。歲暮宜至京城某媒媪家訪我所在而見我焉。我必有以畀汝。及歲暮婦日至門前候其夫。一日有鄉人徘徊其門。婦見之。誤以為夫也。蓋相聚不久而別。已經月。面貌音聲不甚了了矣。遽招之曰。爾今日始來耶。我望眼欲穿矣。汝少待。我取錢與汝。其人惘然莫測。姑待之。婦果攜錢券數紙出付之。其人大喜持去。明日其夫果來。聞者達於婦。婦訝其復至。出而詰之曰。昨付爾之錢尚不足用乎。我則無矣。夫曰。我昨暮始至城中。宿於汝所言媒媪家。今日倩其幼子導引而來。昨豈曾至此。爾得無夢歟。婦始悟昨日之誤認。癡立無語。嚶嚶啜泣。夫固問之。乃哭失聲。內主人聞之。呼入問故。知其事大笑。憐其少年夫婦。以貧故別離。以錢十餘貫與之。使畀其夫焉。

蘇州楓橋有高某。以課蒙為業。而性喜吟詠。一日有江北難民數人。闖入其塾乞食。高方執筆吟感懷詩。得句云。有限年華催老易。屬對未就難民中。一老翁援筆續之曰。無靈文字送窮難。高大喜。延之坐。不坐。問其名。不告。贈以錢。受之而去。嗚呼。江湖漂泊中。乃有詩人哉。亦可喟矣。

蘇州婁門外馮姓農人。年四十餘。而未有子。家畜一牛。老且病矣。將鬻之屠肆。夜夢其亡父告曰。不殺老牛。可以得子。詰旦至牛闕。則牛哀鳴若乞命者。憶夢中語。仍留

而飼之自此妻遂有孕。及期。妻甫臨盆而牛死。牛死而子生。因名其子曰牛。

光緒丁丑九月。揚州城內教場中。有山東人張設布圍。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上身如常人。而兩腿皆軟。若有筋無骨者。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如絞索然。一男子胸間伏一嬰兒。皮肉合而為一。五官四體悉具。能運動言語。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過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臍大於杯。能吸淡巴菰。管入臍中。則烟從口出。一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而領下虬鬚如戟。於是觀者甚眾。事聞於官。謂是采生折割者。流逐之出境。

杭州武林門外之山墩。有橋曰新橋。亂後重修。頗為堅固。丁丑之秋。村人於橋旁搭臺演戲。橋上觀者甚多。有小兒呼曰。橋下有人培土。文記封碑塔橋將圯矣。眾皆笑而不信。俄頃之間。橋果崩。與死傷者甚眾。此小兒不知誰何。殆鬼神使之警眾歟。又聞此日麴部中。一老優先知必有變異。恐傷其儕伍。密於臺之四柱。各斫一刀。又倒燃雙燭於房。以厭之。豈知伶人無恙。而反傷觀者也。殆亦有數存矣。

溧陽一農家子。宋姓。不知其名。素不孝於母。秋穡既收藏。他處與妻往食之。而留母於家。饜飧不給。一日。宋呼妻取菹。乃來。吾將修面。妻取付之。而入。忽聞外呼曰。來

看來看。趨出視之。則已剗刃於腹。而腸出矣。妻大驚。為納之。又呼曰。不可不可。倒地而死。

蔣某亦溧陽人。偶立門外。忽有素不相識之人。口操紹興土音。向之借洋錢五枚。蔣曰。吾適無有。子姑少待。吾將乞諸鄰。及向隣家借洋錢持歸。而此人已他去。不可蹤跡矣。蔣大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即取刀自剗而死。噫。人雖好行其德。亦不至此。殆有宿冤歟。此紹興人為鬼。未可知也。

直隸永平府某縣。其地閨範極嚴。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偵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樂喧闐。賓客雜沓。則大喜。若是日。闐然則女家為之喪氣。女之留否。惟夫家為政。不敢與爭矣。積習相傳如此。雖其意固善。然亦蔽俗也。有王姓嫁女於李氏。卻扇之夕。李以新婦貌陋。嫌之。次日乃託言非處子。不舉樂。仍呼媒妁送歸母家。女幼失母。隨其嫂以居。嫂知小姑無他。乃問昨夜洞房情事。則固未合歡也。嫂曰。然則安知其不貞歟。乃言於翁。使翁訟於官。官命驗之。則果守禮謹嚴之處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樂迎歸。余按毛詩草蟲篇。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康成解。亦既覯止。為男女覯精。解我心則降。為自此可以寘父母。故心下也。說經者皆笑其陋。今觀永平之信。信必既

觀而後可以寤父母。豈古詩之意。固如此歟。

鄧人李姓者。為其弟娶婦。賃其鄰陳氏屋作新房。每至夜半。房中輒有聲。頗滋疑懼。一夜聲作甚厲。舉家咸集。覺牀下泥土浮鬆。乃共掘之。得銅盆四具。鐵如意一柄。鐵碗一隻。嗣後聲遂不作。後亦無他。

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風俗通所載如鮑君李君石賢士等。大率類此。從古然矣。乃若津門所傳雪彌勒事。則尤可笑。某歲津門大雪。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踞坐。大腹膨亨。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為作侍者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諸無賴子。遂藉以斂錢。侈談靈異。瞻禮者眾。乃搭棚以蓋之。檐前懸紅燈二。居然一佛殿矣。然人多氣盛。又益以香氣。燭光熏蒸終日。未及泱辰。玉山頽矣。諸善信皆廢然而返。揚州興教寺。有萬佛樓。相傳前明所建。樓中之佛。實有萬數。雕鏤工巧。兵燹之後。此樓未毀。丁丑正月。有白髮翁登樓焚香。謂寺僧曰。中懸長生燈。宜防失火。寺僧亦姑諾之。乃越十日。果然燈火上騰。由樓而至大殿。方丈竟罹祝融之虐。此翁之言。不幸而中。豈鬼神使之先告歟。聞災之前三日。樓中佛像自仆於地者十數尊。亦可異也。

天津有鄔三者。其父以沙船起家。死已久矣。鄔三性嗜賭。遂耗其貲。田園皆歸他姓。惟屋猶在。與母共居之。俄而母死。津俗喪禮尚奢。而出殯尤甚。鄔賣屋治喪。遂無立錫地。寄居博徒家。有姑嫁奚姓。頗富。以其姪不肖。亦久不與通矣。鄔年二十餘。尚未有室。一歲迨歲除。窘甚。無以為生。有博徒與之謀。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見姑辭焉。告闕者曰。此來非有干求。特以將成婚禮。不敢不告於長者耳。姑聞此語。乃命入見。衣冠楚楚。頗不藍縷。問頻年何在。以貿易對。問婚期何日。曰。即後日是也。姑大喜。贈銀十兩為婚費。并云。屆期當來賀。姑有子婦二人。各送津錢十千。鄔持銀錢歸。商於博徒。諸博徒喜曰。然則尚有後惠矣。乃即所居屋。使工為之標飾。覓一青年之妓。飾以荆布。使偽為新婦也者。及期。其姑果至。見婦而悅之。婦又善於承迎。入廚作羹。跪坐而饋。姑欣然。食已。謂曰。此屋偏仄。吾不能宿。此明日當復來。少有資助。明日又至。出屋契一紙曰。此屋贈汝夫婦。即可遷移其中。又出田契曰。薄田百畝。粗供饘粥。鄔驚喜過望。此妓之父亦一博徒。因負人博。進暫以女為錢樹子。今知鄔有田有屋。即以女妻之。諺云。弄假成真。鄔之謂與。

陳某杭州人。素性迂謹。負人錢百千。不能償。憂憤不釋。遂成心疾。一日路過驚明器

之肆。見有紙糊元寶。曬於地上。大喜曰。此天賜我也。然余無多求。取其二足矣。即取二元寶去。肆中人知其駭也。亦姑聽之。陳歸語妻曰。今日天賜我二元寶。可以償宿負矣。妻取視之。笑曰。此泉臺上寶也。見清異錄陳神氣沮喪曰。我取歸時。明明元寶二枚。今化為紙。天絕我也。遂痛哭求死。妻勸慰之。不可。其病益劇。親屬中有高姓者。素豐於財。且勇於為善。乃取真元寶二。付其妻。使說告其夫曰。天賜之寶。又化為銀矣。陳大喜。遂以易錢償所負。以其餘為卒歲資。而心疾自此小愈。所謂心病當以心藥醫乎。

蘇州胥門外梅灣里。有姚媪者。老寡婦也。撫孤子至二十歲。將為娶婦。積洋錢四十餘圓。以備婚費。又製銀首飾數事。并新婦庚帖。同置一小匣中。一夕忽然失去。媪念十餘年所蓄。全在於此。今既失之。不能復措。而婚期已近。計無所出。朝夕悲泣。越三夕。忽於人定後。聞屋上有人呼曰。姚大娘。前夜冒昧。幾誤人婚姻。今仍送還。可至檐下取之。我去矣。媪呼子出視。果得原物於簷下。斯人也。所謂梁上君子者乎。

余行甌越鄉間。一村村落。忘其名。有土地廟內塑女像。問之村人。則有二說。一曰。是廟本有兩像。一翁一媪。久之翁像剝落。今所存者其媪也。一曰。村有某氏婦。孝於其姑。

婦姑同卧一室。一夕婦聞姑牀後牆。簌簌有聲。知其欲圯。急起負牆立。大呼姑醒。於是姑寔遽下牀。得免於難。而婦竟壓死。越旬日。土地神見夢於村中父老曰。昨奉天符。吾以失於救護。孝婦故革職矣。代吾者。即此婦也。此後可改塑女像。及具諸父老以所夢皆同。如言改塑。至今猶存其舊云。余謂以事而言。前說近是。以理而言。後說亦可信。不得斥為不經之談也。

去丁字沽三十里。有地名楊柳青。其地多女閭。有某甲浪游至此。見一家門署招租二字。旁注欲租者。請入面議。某本無求舍之心。姑作尋芳之想。歛扉而入。一蒼頭導之升堂。有少婦自房出。明眸皓齒。年約二十許。請導觀屋宇。乃招之入房。紅羅覆帳。角枕錦衾。固其卧室也。某欲辭出。婦曰。良人遠客。度日無資。既不能枯坐食貧。又不屑倚門賣笑。姑借招租之帖。聊當賣酒之帘。君既惠臨。豈得無所留贈。某辭以無錢。婦笑曰。何言之謙也。即至身旁。搜索於靴鞞夾袋中。得錢券六十千。謝曰。此可為纏頭之費矣。即持付戶外。交二男子手。某視婦雖荏弱。而此二男子固健者。知墮其計中。不敢與爭。踉蹌而出。此與前所記荷包出售事情狀略同。某雖見機而作。未受虛驚。然所費不貲矣。亦可為冶游者戒也。

粵西有姚三者幼時不異常人年十八時偶釣於池得一魚無鱗烹而食之忽暴病月餘病時則軀體驟長尺許已而屢病屢愈病愈體必加長數年之間長及一丈矣然其首仍與常人無異詢其故則食魚時棄魚頭未食一犬食之俄而犬首亦大倍於前惜此犬旋為人撲殺否則亦必有可觀矣。

江西豐城鄉間某年春夏間路斃一媪眾人憫之贖錢買棺以斂輿至義塚未及葬埋忽雷電大作風雨暴至眾皆趨避俄而霹靂一聲棺截為兩段此媪起坐棺中視之則已生矣余謂此媪偶然氣閉非真死也為雷所震蕩氣復流通故仍生耳然其棺無故為迅雷所劈亦非偶然殆命不應絕如號太子之遇扁鵲矣。

鄞有汪翁富於財妻死無子納一妾生子而殤及翁死族人利其財逼嫁其妾翁死後三七之日其家作佛事親族畢集妾出徧拜之泣而言曰未亡人雖小家女亦知從一而終之義誓死不出此門願長齋奉佛以了餘生但求諸尊長見憐與我一室之地我便削髮修行家中賢座所不問也言已袖中出剪刀剪髮投地哭而入內時其年甫二十也眾人中亦有為感泣者乃掃除屋西偏一小樓使居之嗚呼是亦居然一燕子樓矣。

某甲性至孝。而家極貧。父母相繼死。貧無以斂。某晝夜哀號。淚盡而繼以血。忽盆中所植月季。開五色花。大如牡丹。每瓣有金點。燦爛可觀。一富家子見而喜之。易以洋錢三十。某甲遂得以治喪事。識者以為孝感焉。

有丐者乞食於吳市。忽有武弁遇之。問曰。子非某鄉某氏子乎。丐曰。然。弁曰。吾嘗受子之惠。今何一寒至此。乃攜之至茶肆。使之啜茗。小坐以待。未幾取衣服履帽而至。悉與易之。又於懷中出銀十餘兩與之。曰。子有此。可作歸計。勿久吹吳市簫也。丐者茫然不測所自來。向弁問故。弁曰。事雖久遠。子忘之。我不敢忘也。竟別去。此弁感恩報德。殊有風義。使其得志。則淮陰侯之一飯千金。豈所難哉。

番禺李氏女。許嫁趙氏子。趙子以貧故。謀食海外。歲久不歸。音問遂絕。女待至二十八歲。父母欲別嫁之。女不可。乃使媒妁言於趙氏。先娶婦入門。以待其子之歸。蓋亦粵俗然也。女於是或居夫家。或居母家。又歷十餘年。而趙氏子果由海外附輪船以歸。行至中途。輪船飄沒。同舟之人皆死於海。惟趙抱一木。浮游數十里。遇他船救之。得生還家。後與女重行合卺之禮。夫婦皆年將五十矣。趙之遇難不死。或鬼神哀憐貞女。故陰相之。使得完聚歟。

蘇有某媪者乳醫也。

師古注漢書曰乳為視產乳之疾都

為獠犬所齧腹膨亨如孕者旋聞腹中有小

犬吠聲舉家惶駭而媪不以為意曰男子如此則殆矣我女身也何害久之腹痛欲

裂媪出鎗投其子婦使啟櫃取一瓶傾出朱凡十餘和水吞之食頃血湧如注連產

小犬五家人皆喜曰其毒盡去矣然血竟奔潰不止腸腑流出媪暈絕復蘇命子婦

盡取瓶中藥投之廁中曰此墮胎藥也我以此起家亦以此送命矣言訖而死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

賄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繼死止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為子使與諸子齒俄

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為程子聘鄰村一女為妻成婚之

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而婢遽出自房登甕趨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眾自陳曰

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

管束故十餘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歟於是具述顛末并出資

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為母焉

甲與乙兄弟也同室而異爨甲鰥而無子乙有子已十餘齡矣甲欲嗣以為子而乙

感於後妻之言執不可一日乙之子至河干浙米失足墮於河後妻望見之惟大聲

呼號坐而不動。甲適有小疾，卧牀聞聲趨出，一躍入河，拯之而起。子得免，而甲之疾則加劇。乙歸，知狀，感焉。延醫治甲疾，以其子子之。嗚呼！乙之感於後妻之言，必以後妻為愛其子，而以甲為不愛其子焉。不遇事變，真偽烏乎見哉！

有病不治，恒得中醫。賈公彥引此入周禮疏，非惟古諺，直是經義矣。潘玉泉方伯嘗為余言：有病者延醫治之，醫言宜用麻黃少許，以發汗。持方至藥肆，而肆中適缺麻黃，以偽品予之，服之無效。次日醫至，說曰：豈用麻黃太少，不足以發之乎？乃倍其數，而肆中已購得真麻黃，如方服之，大汗不止而死。然此猶藥之誤也。又有兄弟二人，庚申辛酉間，避亂於滄瀆，同時而病，醫者各授以方，且戒曰：病異藥異，切勿誤投，而其家止一爨婢，煎藥竟誤投焉。次日皆愈，設使不誤，不將俱死歟？醫之不足恃如此。余謂醫所憑者脈也，而脈之失傳久矣。史記扁鵲傳言扁鵲飲長桑君所與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則其精於醫，非精於脈也。而至令言脈者宗之，則是扁鵲特以為名，而後人乃真以治病，即此知其不足恃矣。素問有三部九候論，所謂三部者，豈今所謂三部乎？所謂九候者，豈今所謂九候乎？脈法既已失傳，醫道亦可不講，而縣壺之客，滬滿通衢，銜推之名，被之屠酤，又以其書傳

自黃帝其職列於周官。從古相承莫之敢廢。父母之於子女。子孫之於祖父。苟醫藥之不具。即慈孝之有虧。而人之不獲終其年命者多矣。醫書卜師並列周官。卜亦聖人之所重。而唐李華有廢龜之論。卜可廢。醫亦何不可廢之有。余擬為廢醫論。未果。姑識其說於此。雖駭俗聽不顧也。

北地嚴寒。冬日則水澤腹堅。舟楫不通。雖通洋諸口。不能不停橈以待。謂之封河。若南中則向無是也。乃光緒丁丑臘月大雪之後。氣候凜冽。河中冰厚尺許。來橈去楫。為之停滯者旬有餘日。蘇城有某姓子。聘晉門外某氏女為妻。期於是月初八日迎娶。乃至是而冰雪交阻。將由陸路。則雪深沒脛。與不能行。將由水路。則冰堅如石。舟不能進。兩家父母。令新郎新婦。望空交拜。以應吉時。越七日而黃姑織女。乃得相見。是亦婚禮之中。亡於禮者之禮也。

鄞有卜者。設肆於市。一日有男子在肆中。大罵。勢將用武。眾人環集。問其故人曰。夏閒因人口不安。就彼問卜。彼問竈何向。我對曰。南向。彼曰。宜改西南。我謹如其言。乃至秋而仍多疾病。又來問卜。彼仍問竈何向。我曰。西南。彼曰。宜改正西。我亦如其言。今入冬後。病者未愈。加以貿易折耗。無聊之至。姑再卜之。彼問如前。及我告之。則曰。

宜改南向。是仍復其初矣。自夏徂冬。我奉彼為善。龜乃顛倒如此乎。眾大笑為解勸之而去。余因憶親串中有從相宅者之說。一歲之中。三易其龜。而復其初。與此相類。然彼則三人三說。此則一人而前後異說。尤可笑也。江湖術士之說。固無足據矣。蘇有某翁。於庚申之亂。失其子。旋於亂中收得他人子。及亂定復歸。屋廬幸而無患。乃即以他人子為子。而為之娶婦焉。俄而此子死。將為之歛。忽欠伸而起。徧拜其父母曰。別父母久矣。幸無恙乎。又指其所娶之婦而問曰。此伊誰也。怪而察其聲。則即其所失之子也。問曰。汝故吾子歟。今從何來。其子曰。吾自與父母相失。轉徙至某所。某所今甫趁某人之船而歸耳。言未已。其所謂某人者。自外叩門而入曰。我載爾子歸。將至家而暴病死。今其屍尚在舟也。父母趨而視之。則果其子之屍。始悟其子死而借他人子之屍以生也。因即以所具之棺歛之。共相慶幸。謂假子死而真子生矣。乃其所娶之婦。則以其夫聲音舉止。與昔頓殊。恥與同室。舅姑無如何。請其父母來再三勸導。始為夫婦如初。

光緒丙子夏秋之交。浙中大雨。臨安一縣。凡出蛟二十七尾。其北鄉有二山。忽合而為一。徐花農孝廉書來述之。言其邑人來赴省試者。所言當不妄也。余按明史五行

志秦州有二山相距甚遠民居其間者數百萬家一日地震兩山忽合居民並入其中然則此事亦前史所有不足為異矣。

紹興某翁生一子而妻死乃續娶焉又生一子兩子並長成皆有室矣而翁死遺產千金族人為均分之俾兄弟同居而異爨乃其弟惰惰耗其所分之產遂與母謀將逐兄而據其所有於是母子兄弟姊妹間終日勃谿矣兄不堪其逼一夕謂其妻曰某所某所有錢若干爾可撫遺孤度日我已市有生鴉片煙拚一死以解宿冤矣婦奪其煙曰君死我何賴焉不如我死為愈耳夫初以為勸解之詞亦不留意未幾聞婦在房中聲息有異入視之則已宛轉牀蓐間灌救無及竟死婦故妊身數月矣死後腹中大動逾時乃止見者惻然

杭有鄭姓者年四十餘妻始有孕甚愛護之傭一媪於家凡爨汲浣濯之事皆使代之命其妻安坐勿勞頓一日曝衣於庭而雨驟至傭媪適他出乃自起收之還入室聞呱呱聲以為鄰兒也察之則出己腹中大驚而卧夫歸語之延乳醫治之亦無效時妊甫七月兒啼腹中月餘乃止及期而產竟無他異

紹興張某自幼聘陳氏女為婦旋以父母雙亡又遭回祿之虐無以為生遂入天台

削髮為僧而陳氏待壻不來訪知其遁跡空門乃別嫁其女於沈氏成婚之日沈已大病勉強成禮未久即卒女嘗猶處子也其姑憐之將為擇壻時張某在天台三年矣有舊友入山遇之勸其還俗遂從之歸訪所聘妻已別嫁矣其友為平章娶沈氏之孀妻而實即其元聘妻也故劍復得頗非偶然但多此周折不知造物者果玉成之歟抑播弄之歟

某孝廉家貧落魄無以為生貸於親友皆莫之應有一博徒獨善遇之時有餽遺以資薪米及公車北上又為治裝且贍其家未幾孝廉捷南宮授縣令感念舊恩使人招之謝不往曰吾儕呼盧喝雉席地帷天放浪久矣一入朱門則束縛欲死非所以愛我也使我居君之所仍日日出從牧豬奴遊不於君官聲有損乎又非所以愛君也孝廉乃使人贈之千金亦不受曰君雖日贈我千金亦不過供我博場之一擲而已徒傷君惠而無救我貧不如其已也此博徒見識甚高使准陰侯能見及此則無烏盡弓藏之歎矣誰謂市井中無英雄哉

某甲淦人某乙六合人兩不相識也粵寇之亂並臨於賊乃始相識乙先脫歸甲則由賊中歸正入大營中事定始歸過六合與乙遇乙招至家置酒話舊甚歡已而知

甲腰纏頗富。思殺之而攘其所有。謀於妻不可。謀於母。母可之。乃止之宿。醉以酒。殺而埋其屍於野。未幾乙生一子。頗媿妯可喜。而乙自生子後。性情改常。酗酒無度。每晚醉歸。虐過其母與妻。而於母尤甚。咸畏之如虎。一日母抱孫立門前。有補鍋匠過。母坐孫於地。入取鍋使補之。鍋重難舉。乃戴之於首而出。有牛繫於碌碡上。見之而驚。曳碌碡以行。兒為所碾。折脇死焉。補鍋匠息息荷擔遽去。母大呼。其妻出視之。驚惶無措。曰。孽矣。孽矣。夫歸見之。吾兩人俱不得活。乃仍抱兒入置之牀上。覆以衾。偽若無事者。及暮乙大醉而歸。登牀酣睡。至夜半。婦哭而蹴其夫使覺。曰。爾何惡卧如此。壓死吾兒矣。夫醒視之。兒果壓死於側。於是母妻聚哭。乙亦自悔恨。無可歸咎也。越數日。乙於他處見補鍋匠。憶家中有鍋須修補。乃謂之曰。汝肯至某處補鍋乎。匠搖首曰。勿言。彼處前日一事。至今心悸。乙問故。具告之。乃知兒之死。母為之也。遽歸謂母曰。舅氏招母往。盍速行乎。其家距舅家三里許。母欲遲之明日。乙不可。強與偕去。導至僻處。出刀連擊其母。斃之。委其屍而去。其母有所畜犬尾之行。見狀奔至舅家。銜其舅之衣。信信而吠。舅見之。識甥家之犬也。異而隨行。見其姊屍。大驚。至其家問焉。乃知為其子所弑矣。集鄰里而告之曰。是家不幸。出此逆倫大案。將為公等累。

能為尋獲逆子。則諸事我任之。不以累公等也。於是鄰里四出。分道追尋。得之於數十里外之茶肆。執之以歸。其舅詰問。得其因由。乃曰。汝之罪且寸磔矣。吾以甥舅之情。曲貸爾。可速買棺。覓地以葬爾母。乙從之。草草棺斂於隙地。埋葬焉。穴既成。其舅謂鄰里為我縛此梟獍。投穴中。以藉棺。眾咸曰諾。縛乙埋之棺底。

寧波孫氏。有屋一區。忽於戊寅之春。不時火起。雖旋起旋滅。而梁柱窗櫺。均有焦灼痕。孫氏之子。亦猝然顛狂。時發時愈。愈時問之。云見有紅袍紗帽者五。自云兄弟五人。皆明季翰林。欲孫氏為之立祠。又不時有字紙從梁上飛下。間有詩句。一日得七言詩一首。用四豪韻。而有跳字。羣以為出韻。或以為誤筆。少頃。梁間飛下一紙。云集韻跳與逃通。又問古人用過否。次日臨睡。問者於牀頭得一紙。曰元微之詩。主帥驚跳棄旋鉞。眾皆驚服。余按漢書高帝紀。漢王跳如淳曰。音逃。此怪不讀古書。但以元微之詩句為證。信乎明季翰林也。

紅蘭蘇妓也。與某生訂嫁娶。而生無力。脫其籍。紅蘭鬱結成疾。有費媪者。傭於妓家者也。謂曰。娘子傾城姿。何患無藏嬌金屋。乃戀戀一窮措大乎。蘭曰。秦樓楚館中。所往來者。率皆紈袴兒。大腹賈。誰似某郎之甘苦相憐者。彼也力絲。我也命薄。茫茫孽

海不知伊於何底矣。媼曰：果爾，吾當為娘子玉成之。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媼出紅蘭身契付生曰：吾已為盜得此紙，彼無如何矣。媼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蘭逃，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促蘭歸，蘭誓死不從。媼曰：此女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我請為證。假母歸覓契，則無矣，不得訟。媼乃為調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媼者，其亦古之許俊崑裔奴歟。

蘇人某甲，無賴，惡少年也，屢與人毆鬥，為人痛打，而不悛改，人皆呼之曰石臼，以其耐打也。一日飲於酒家，飲畢徑出，酒保索錢，甲曰：乃翁適乏杖頭資，俟諸異日可也。肆中人惡其無狀，羣出詬罵，粹而毆之，如舂如搗，血流漂杵，視之幾無生理，乃縱之去。越數日，而甲復至，則傷痕已愈，咆哮如故。羣歎曰：真石臼也，予以千錢而去。

阿保者，小家女也。父母早卒，育於比鄰金氏媼。及長，頗有姿，媼欲倚之為錢樹子。阿保泣曰：奉養之恩，沒齒不忘，雖鬻我為妾為婢，我不敢怨。若令墮入煙花，則刀鋸鼎鑊，不能奪我志也。媼無如何，鬻於某姓為妾，而大婦妬甚，日加鞭笞，體無完膚。阿保惟飲泣而已。一日婦乘夫外出，送之歸金媼，而以逃亡告其夫。阿保俟夫歸，作書自陳，杳無復書，亦未知其得達否。金媼乃偽為其夫書，命其他適。阿保得之，即日仰藥。

死嗚呼。此女節烈之行如此。而淹沒無聞。談者并姓氏里居而失之。是可慨矣。

山東藩司堯庫之吏某甲。生女甚美。自幼許嫁其從母之弟。未嫁而婿死。問名者踵相接。而女誓不他適。父母勸諭之不從。遂為別築一靜室居之。長齋事佛者數年。心如古井矣。俄其父盜用官錢事發。繫圜當死。計無所出。有富家子謂之曰。吾喪偶未娶。爾能以女妻我者。我必為代償官錢。父母商之女。女執不可。母泣曰。爾父無生理矣。父死我亦必死。爾守未嫁之夫。而不顧父母之死乎。今舍此無他法。而爾執不可。我先死爾前矣。女飲泣數日。從之。既嫁。事果得解。而女以違其初願。居恆鬱鬱。不數年竟死。自來表揚節婦者。必題以節孝二字。蓋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負其夫。即是不負其父母。故節即孝也。乃如此女。則節孝不能兩全。是亦居人倫之變矣。然女子為未婚夫守義。歷來議論頗有異同。此女改歸他族。於禮本無不可。使其執志不從。父死而母隨之。此恨豈有極歟。勉從親命以全孝。而又鬱鬱以死。則仍所以徇其節。君子於此女無譏焉。

金陵戴某聘某氏女為妻。聞具有外遇。即議迎娶。女無父母兄弟。惟一已嫁之姊為主。初以奩具未備。請緩而戴不可。姊不能奪。遂草草成禮。合卺之夕。已非完璧。又越

數日并覺其妊身數月矣。乃窮詰之女不得已吐實。戴即縊殺之。而以暴卒告其姊。姊知妹死不明。然亦微聞妹事。若與訟。必為門戶羞。乃隱忍不言。將及一載。忽患喉疾。延醫治之。曰。是名魚鱗瘡。不可為也。由是日重一日。若有扼其吭者。涓滴不能下。宛轉牀蓐間。數日而死。其死之日。即妻忌日也。夫戴既知女不貞。則退其婚可也。必婚之而又殺之。其殘酷不仁甚矣。宜其有此報哉。

津門流妓多出楊柳青。獨流諸處。其地淫風流行。過於秦涇矣。乃有劉氏婦者。亦楊柳青人。其姑傭於某氏。某氏子知其子婦之美。乃以重金囑其姑。使招子婦來供縫紉之役。其子婦初意不願。姑強之乃往。始至無所事。鍼黹稀少。而飲饌豐腴。亦頗相安。數日後。某氏子於薄暮入其室。挑以言。婦不從。直前犯之。婦奪門而出。奔回其家。某氏子乃使其姑勸諭之。姑告其子。子亦以為可。母子二人。朝夕賂焉。婦投水死。嗟乎。碧玉小家之女。又居採蘭贈芍之鄉。而堅白自持如此人之貞淫。固由於天賦歟。蘇州閭門外高版橋一富翁。晚年得子。甫三歲。忽患驚風之疾。一厥不醒。翁痛甚。舉家惶駭。四出求醫。有道人踵門求見。自言能醫。問所須。令於靜室中為壇。取白米一斗。金銀各十兩。為鎮壇之用。道人入室。誦咒良久。令抱兒出。道人以手摩撫數四。又

以中指重按兒鼻。兒忽作一嚏。道人曰：生矣生矣。翁大喜。留之飯。不肯。忽忽別去。視鎮壇金銀封裹依然而已。易以瓦礫矣。正共驚疑。小兒倏復驚厥。竟於是日死。

蘇人某甲。清狂不慧。母死未踰月。即欲納妾。徧求佳麗。其親串某乙知之。出一西洋法所照女子像示之。曰：君視此美否。甲曰：美甚。乙曰：此某氏女。可圖也。然須重聘耳。甲即託乙平章。往返數四。乃報甲曰：事成矣。議定聘銀五百兩。先付二百。為女治奩具。甲如數付之。數日無耗。使人問之。則乙已遠出矣。留書別甲曰：君甫遭大故。即納小星。非特人言可畏。抑亦國法不容。此事宜徐之。天下多美婦人。俟君服闋。再為留意。僕適有遠行。前銀暫一借用。甲得書。惘惘累日。或慰之曰：費此二百金。省卻幾許事。亦值得也。又有人於學使者按試時。詭言是使者葭蓍戚。可為買通關節。一生感其說。乃與議定。用銀二百兩。先付四之一。及試畢無效。再訪其人。杳無蹤跡。忽得其一書云：學使者乃朝廷大臣。豈可干以私。士子讀書。當知義命。萬無當緣倖進之理。承惠銀兩。暫充杖頭資。願此後努力下帷。以求上進。勿圖僥倖。致犯刑章。斯言也。可為藥石之言矣。以五十金買得之。亦不得謂之不值也。

某甲銅匠也。居蘇州閭門外。孑然一身。而頗有積蓄。然性儉嗇。衣履不完。所居破屋。

兩間。中惟草荐敗絮而已。一夕獨坐未寢。時風雨交作。聞門外有泣聲。啟視一少年女子也。頗姣嫵。問所自。此女操江北口音。自言父母俱亡。為族人誑誘至此。將鬻我於倡家。恐陷入火坑。故冒雨而逃。然我無歸矣。言已又泣。且出金簪一枝付甲。求為之計。甲既豔其色。又利其財。乃招之入室。室止一榻。奈何。女覩然曰。既至此。固惟君所為矣。甲喜。擁之而卧。及天明。女起為執爨。若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數輩。排闥而入。見女曰。在此矣。乃并執甲曰。汝誘藏良家女子。當縛送官。女俯首不一言。甲亦無從置辯。眾人徧搜室中。得金簪并金約指十六枚。洋錢數十。問女曰。簪與此等。皆汝所攜來乎。女點首。乃盡攫之。挾女出。復欲拉甲去。一人故相勸。乃舍之。闐然而散。山東人朱翁。商於姑蘇。性好施與。有以緩急告。輒假貸之。不責其償。及病且死。其子問父。外人所假貸者。亦有契券乎。翁曰。此可勿問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視之。一生喫著不盡矣。俄而翁死。子發匣視之。中無他物。惟朱子家訓一篇。此翁大有晏子鑿楹之意。其所見高出士大夫上矣。

有於薄暮。見一中年婦人哭於路。問之曰。吾某處人。附航船至此。投一親戚。而其家已遷至別處。我欲歸家。則夜航開矣。進退無所。是以悲耳。其人為惻然。乃招之至家。

飯以脫粟而止宿焉。天明不辭而去。則失去衣服什物無算。乃悟是此婦所為。是婦女能為賊也。有一家每日必有所失。雖所值無多。然日日如此。而室中實無外人往來。惟鄰舍一幼子。日或數至。嬉戲良久。乃去。年未十齡。固不疑也。一日此子將去。踰闕而仆。急為掖之起。則懷中墮出零物數事。皆其家物也。乃悟是此子所為。是童子能為賊也。金陵有某氏子。應童子試有年。考鳳池書院。居然高等。乃其素性佻達。母又溺愛。不加防範。與鄰女有私。丁娘十索。苦無以應。適其同居朱姓一老寡婦。頗饒於貲。某氏子乃乘夜入其室。竊得洋錢數十。黃金三十兩。珠十餘顆。質明。朱告於官。官往勘驗。曰。此非外賊也。大搜其家。於某氏子書室。得金珠焉。洋錢則無矣。乃繫之去。是士子能為賊也。蘇城道前街。有一客寓。多樓屋。每一間。以板隔之。為前後二間。客各居其一。有前樓之客。扃戶外去。及歸。啟鑰而入。則後樓之客。正在其室。胠篋探囊。發匱矣。蓋版不甚高。累桌椅而登。即可踰而過焉。然後樓之客。寓此已經月。平日冠五品之冠。乘肩輿而出。一僕應門。一僕從之。居然一官也。是官亦能為賊也。嗟乎。外戶不閉之風。固難望於中古以下矣。

金陵揚立庵。醫生也。一夜已二更多矣。有人打門甚急。問之曰。求醫。乃使傭媪啟關。

入之則一盜也。塗面而持刀，徑入楊室。楊見之，惶遽失措。顧曰：爾何必塗面來？其意謂我無所有，爾來此無謂耳。盜聞斯言，誤謂揚識其面，不敢行劫而去。又滁州一張姓者，亦醫生也。一夜有盜入室，亦塗面而執刀。張固識其人，謂之曰：爾何必塗面來？盜知主人識己，懼其明日告官，竟殺張而去。同一塗面之盜，同一何必塗面之言，而一以獲免，一以見殺，天下事其可以一律論哉。

徽之績溪縣，有殷翁與柳翁者，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蕩不肖，日以飲博為事。殷翁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罷。如是者非一次也。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客日從之博，博大負，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己金，託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侵蝕其絲粟。凡柳子此後鬻田鬻地，鬻金玉器，鬻字畫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田美產，悉歸殷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用。所積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并其所住之屋，亦歸於殷。柳遂無立錫地。其初寄宿親串家，大受殘杯冷炙之辱。又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於市。夜則席地，帷天與羣丐為伍。殷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

責殷翁曰。所失之物。不可復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是果發憤下帷。期年之後。得隸諸生籍。殷翁乃以所買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非山窮水盡不可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死地而生之。曩與子共飲博。某甲某乙。皆我所遣。曩買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即老夫託名也。今此計果成。即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愧九泉矣。柳子感極厥角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非尊恆所及也。余按元人雜劇中。有一事與此相類。疑即古事。而誤傳為今事。然言者鑿鑿。以為不誣。姑為記之。稗官小說家。固不必拘拘於事之真偽。但取其足以風世而已矣。

有客自甯波來。言其地有焚死女嬰一事。於空地積薪。置女嬰其上。舉火而焚之。始則呱呱啼。繼則趨趨動。久之皮骨俱焦。不復成人形矣。乃縫以石而投之江。觀者數百人。咸為歎息。問其故。則此家已生二女。皆溺死之。至是復生女。故不斃之水。而斃之火。冀其魂魄知懼。不敢復來也。嗟乎。溺女已為做俗。乃更以一炬了之。赤子何辜。慘罹王莽焚如之刑。為民牧者。如何不為之厲禁也。

金少伯樞部之祖母某太夫人。享高壽幾及百齡而終。某末年神識日衰。見其子婦

孫婦輒呼大姊二姊。以為是親串也。每至家祭之日。子婦具饌。則以既食辭。初謂是
老老謬誤耳。已而每祭皆然。怪之。因問所食何物。則皆祭品也。始悟其形神已離。家
祭之日。已與祖先一同受享矣。又緣此知吉蠲為饌。實有來享之者。聖人知鬼神之
情狀而制祭祀之禮。詩所謂苾苾孝祀。神嗜飲食者。初非虛語也。

蘇州胥門外人周進豐。入城賣絲。薄暮而返。橐中有洋錢三十枚。行至僻處。忽有大
索飛出。絆其足而仆。遂有數盜出自草間。將奪其所有。忽一人持白楮狂奔而至。與
盜鬥。盜不能敵。籠東而走。其人扶周起視之不識也。拜而謝之。且問姓名。其人曰。橫
涇舟中。受子大惠。所以報也。倏忽不見。乃悟其非人。然橫涇舟中。實不知何事。惟記
庚申歲。曾獨棹小舟避亂寇。有少婦攜幼子求附舟。乃載之夜行。至天明抵橫涇。少
婦別去。豈謂此歟。乃歎杜回結草。非左氏之誣。使當日橫涇舟中。稍不自持。犯以非
禮。則亦必有以報之矣。

耳郵卷三終

耳郵卷四

清 羊朱翁戲編

吾鄉沈小梅太守。庚子領鄉薦後。以其父尋梅刺史。曾為壽州牧。尚有故交數人。乃往干謁。小有所獲。將自壽州至和州。坐二把手小車以行。出壽州城數十里。日暮。乃投宿一邨店。時止挈一僕。及小車夫二人。入一門。則一門闔。又加鍵焉。疑而問之。曰。店規如是也。心知其非善地。而無如何。姑入之。破屋數間。中一土炕。無桌椅之屬。俄有人問其僕曰。爾曹美自。曰。自壽州至壽何為。曰。訪某甲。某乙問何以識之。曰。吾老主人曾牧是州也。問姓名。具告之。曰。然則沈尋梅歟。曰。是也。其人遽去。已而有一人率健者三四人。昂然入。問小梅曰。少年乃沈尋梅之子乎。曰。然。其人詳問尋梅形狀。及牧壽州年月。乃歎曰。若真沈尋梅子矣。得無饑乎。此處無飯喫。當為若擗大餅。言已。一健者趨出。未幾以首戴一桌子入。視之。浮垢盈寸。其人曰。爾嫌其不潔歟。曰。否。其人曰。吾知若南方人。固好潔。然此易耳。於膝褲中出一短刀。白如霜雪。即就桌上刮垢磨光。須臾而盡。餅亦旋至。謂曰。第飽喫之。高枕而卧。夜中有所聞。毋懼。如有問者。可告曰。張老三使我宿此也。明日遲我至。方可行。萬勿早發。言已。辭去。小梅惶

惶。罔知所謂。室外履聲。來往不絕。噤不敢聲。夜半果有問者。曰。室中誰也。告之曰。張老三使我宿此。嗣是寂然。達旦更無所聞。小梅亦倦極。倚裝假寐。及覺。張老三已在側。謂曰。客枕安乎。吾命二人者。送汝至柘皋。即無事矣。小梅敬謝之。因問何以卵翼我。張曰。吾兄弟五。其四人已死於法。吾亦以殺人繫獄。汝父憫吾兄弟皆死。屈法活我。此所以報也。夫殺人者死。法固如是。張老三殺人繫獄。殺之非枉也。尋梅刺史以一念仁慈。卒使後人獲報。然則居官者。固宜以寬一分為主。未可過於操切歟。

高郵縣某邨。有農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死。壻請繼室於其妹。父母皆喜。女不可。父母固命之。執不可。母私問之。女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天下之至恥。幸無他人得與聞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則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恥也。父母不能強。乃已。按明史列女傳。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欲聘為繼室。女知。泣謂父母。兄弟未嘗同妻。即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自經死。余謂虞鳳娘不足為法。其所言亦於義未精。蓋同夫與同妻。迥別。妻不可同。非獨兄弟為然。即非兄弟亦無可同妻之理。夫則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然則姊妹同夫。古禮固然。使謂姊妹不

可同夫。則堯不當以二女妻舜矣。今此女所見與虞鳳娘正合。古今事固有相類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奚戩子。鄂人也。以樵蘇為業。貧未有妻。然性喜淫。每負薪入市。遇婦女。問價。輒賤售之。不與論所直。故市人呼曰奚戩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見而豔之。每日束薪。賣之其門。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瘞處。乘夜發塚。負屍歸。與之媾焉。翌日。鍵戶出采薪。而遺火於室。煙出自笮。鄰人排闥入。撲滅之。顧見牀有卧者。笑曰。諠叟如此。尚未寤歟。此伊誰也。發其衾。則一裸婦。迫視之。死人也。乃大驚。有識者曰。此某翁女也。翁聞奔赴。驗之信。聞於官。論如律。異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歎宋孝武帝為殷淑儀作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屍尚非異事。

有夫婦二人者。廣東人。寓於蘇。婦每至歲終。積緞繒所儲。并向其夫索洋錢數枚。寄廣東遺其母。一歲索之。夫不之應。婦忿泣數日。雉經而死。有一子甫兩歲。夫以乳哺乏人。鬻之劉氏。劉抱子去。越二日。婦之鬼忽附其子。而語劉曰。速召我夫來。劉大驚。召其夫至。鬼曰。爾不恤我之母。并不自恤其子。何無良至此。我今來挈兒去。無使謂他人父也。言已。其子竟絕。此婦可謂有靈矣。然懟其夫。遂殺其子。自是一悍婦。宜其

輒以自戕也。

光緒丁丑正月。餘姚城中失火。延燒屋宇四百餘間。有某姓之聽事燬矣。而大門巋然獨存。其門額乃前明王文成所書也。故老相傳。此門三遇火災。而皆無恙。豈大儒翰墨。固有神物護持歟。

蘇州齊門外黃姓。嫠婦。汲水於河。其子甫五歲。隨之行。婦失足墜水。兒大啼。亦匍匐入於水。適有舟過。拯婦起。而兒已隨流去。至對岸。始救出之。則腹膨亨。而氣已絕矣。姑依法治之。覆兒大栲栳上。研皂角為末。吹入其鼻。未幾。兒哇然有聲。吐水無數。竟得復生。孩提之童。從母入水。此赤子之真性也。絕而復蘇。殆鬼神陰相之歟。

徐烈婦名仲婉。平湖人。嫁同里趙寶善。夫兄寶源。亦娶於徐。於婦為從姊妹。甚相得也。其舅宦於蜀。姑從之。婦每以手書問起居。書法秀勁。舅姑得之甚喜。寶善能畫花鳥。婦輒摹其粉本。繡之於簾。生動有致。見者咸歎美焉。生子女各一。寶善卒。婦曰。似吾姊也。吾兒不患無母。惟逆者負負無侶。吾當相從地下耳。家人共守之。不得死。日久守稍懈。竟自經焉。發其篋。得數紙書。留別其父母舅姑者。又為韻語訓其孤。并處分身後事。戒勿以佛事溷喪禮。夫烈婦殉夫。世多有之。若徐者。賢而有才。尤難得也。

顧孝女名嗣徽字亞芬。金匱人。年十六。隨父母避寇鄉間。父或以詩文課諸子。孝女輒效為之。每出一語。萬水可喜。屢難中。以是博父母歡焉。及亂平還里。父母相繼病。女割臂肉和藥以進。卒無效。父母死。女欲殉之。或尼之曰。母病以弱弟託汝。今家庭之間。櫟釜燃箕。情事孔亟。汝死如汝弟何。女乃不復言死。而兵燹後。室廬盡毀。所居一室。黑暗如漆。女又厭人事相擾。杜門塞竅。足不踰閭。日坐其中。焚膏讀書。服素而食淡。或勸以事佛。則曰。非吾所願也。弟自塾歸。必呼之。問所讀書。衣服飲食。調護惟謹。或弟有所需。而主者吝不與。則拔釵搜篋以給之。及為弟畢姻。乃歎曰。今而後。可以見父母於泉下矣。仰藥死。所著有綠香吟草。臨終投之火。此與徐烈婦皆賢而且才。故並錄之。雖虞初小說。而未始不以表章孝義為主也。

漢口鎮有劉氏女。許嫁張氏子。彼此往來嬉戲。從不避忌。亦其鄉俗然也。有富家兒見女而豔之。謀於父。將以千金買為妾。父漫應之。女以為實。於是夜啟戶潛出。如張氏告之。乃即夕成禮焉。質明。父失女。奔告於張。則女及壻雙雙而出拜矣。夫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女所為。殊乖禮法。然既聘。則非奔也。宋儒云。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或可為此女解嘲歟。

蘇州三鄉廟有一僧曰皆通年六十矣。除夕其生日也。先期一月大會僧俗。盛設酒麪以慶六十之壽。而即於是日。備豫後事。絃綰衾冒。手自料量。客問其故曰。吾不臘矣。眾莫之信。乃至十二月二日。竟趺坐而逝。此僧平日飲酒食肉。了不異人。而來去分明如是可異也。

癡道士賣藥於蘇州閭門外之渡僧橋。不知所自來。其言語不倫。人咸以為癡。每夜棲宿一草屋中。丁丑冬大雪盈尺。而其草屋之上無雪。或問其故。道士曰。明日飲吾酒。吾告汝。次日有好事者攜酒而往。則道士不知所之矣。豈其異人。泐迹市廛者歟。山右何君談者失其名。以丁卯孝廉入貲為郎中。官農部。屢試春官不得志。至丁丑春。忽夢一人向之誦詩曰。十載鶯花春裡夢。八年魚水鏡中歡。寤而思之。似非佳語。居恆怏怏。俄而感疾遂卒。計丁卯至丁丑十載。而其續娶之妻適止八年。夢中詩句年數正符。亦足異矣。

李玉桂者。妓也。故蜀產。不知其姓氏。流轉至漢皋。姓假母之姓。故曰李。頗有聲北里間。有李孝廉者。長沙人也。計偕北上。道出漢皋。為友人拉作狹邪遊。遂與妓相遇。妓屢目之。友曰。若愛李郎乎。是固將買妾而未得其人也。妓私於李曰。信乎。果信也。妾

有私貲如干。當出以佐君。為脫籍費。李感其意。諾之。而請俟之。禮闈捷後。已而春風失意。旅食京華。遂失前約。妓偃蹇風塵中。未嘗一日忘李也。有富商某。豔其色。強委千金於其假母。劫之去。妓不食七日不死。仰藥死。嗟乎。節烈如是。此女不妓矣。民間呼縣尉曰四衙。蓋以縣令之下有丞簿尉。故尉次第四也。通州德興鎮有毛某者。武斷鄉曲。俗有土四衙之號。畜一犬甚愛之。名之曰阿生。飲食寢處。輒與共。每年六月六日。相傳為狗生日。則具酒麪為壽焉。一歲為鄰人王長林擊斃。毛大怒。迫使具棺以葬之。斬衰而送之。且使手訃狀榜諸通衢。其文曰。不孝狗男王長林。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狗父阿生府君。於某年月日壽終。即日成服治喪。謹此訃告。此真未有之奇文也。昔楚莊王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以大夫禮葬之。因優孟之諫而止。阿生竟得成禮以葬。土四衙之豪橫。亦可想見矣。

余從前居仁和之臨平鎮。鎮有顧姓者。開烏腊店。蓋世業也。其炮炙之法。別有秘傳。故馨香鮮美。異於他處。用以佐酒。或配雙弓米而食之。誠雋味也。兵亂之後。問之。則顧姓已絕。止一女嫁鄉間。無他人矣。余歎曰。是殆殺生之報乎。今歲在吳下。有從臨平來者。以烏腊餽其味猶昔也。蓋有他姓得顧氏之遺法而為之矣。嗟乎。不鑒顧氏

之禍。襲其法而享其利。無乃未之思乎。販脂賣漿皆可致富。何必為此。姑書其事。冀見者知警耳。

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縣名。其俗喜為少子娶長婦。欲以操井臼。持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長以倍矣。新昏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關。日且旰矣。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窗視之。則膚縛於牀足。驚而問故。其子曰。昨暮入定後。有男子自牀下出。縛我於此。而擁新婦睡。問何故不言。曰。言則殺我。語未竟。男女二人皆啟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處當容我盡歡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白刃。指其子曰。吾刺刃爾子之腹矣。舉家驚異。罔知所措。而男子在室中。索酒索肉。索餅索湯餅。曰。不我與者。殺而子。與我而不豐美。亦殺而子。其家不得已。一一與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長繩繫其子。使就窗開取之。先命其子品嘗食。然後食。以所餘食其子。食畢。置虛命撤。於是觀者雲集。皆恐傷其子。計無所出。相持三日。聞之於官。官亦駭異。親詣視之。信。官問新婦有父母乎。曰有。乃遣之至。使呼其女。女不應。官命隸答其父。父罵。批其母頰。父母呼暮。哀號甚慘。復使呼其女。仍不應。如是者三。母頰批至百。父臀答至二百。流血漉

瀝。父母跪窗外。哀其女使開門。若罔聞。知官無如何。命人邏守之。繫其父母去。是時獄中有一賊善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於門外。而使此賊伺男女皆睡熟。從屋後穴而進。潛以刀斷其子之繩。曳之走。而門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縛。天明送之官。其事轟動一邑。觀者自大門。至大堂皆滿。官坐堂皇鞠之。男子乃屠者。面麻有鬚鬣。黑醜可憎。女則娟娟白皙。纖腰弓足。頗有風致。官呼女至前。戟手厲聲大罵之。曰。吾見人多矣。從未見無恥如爾。不孝如爾者。犬豕不若。非人類也。律載婦女犯姦。去衣受杖。况爾豈可以人理論乎。命左右盡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縷。先批頰如其母數。再答臀如其父數。然後科以姦罪。決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領去。而歸聘禮於夫家。父母扶裸女出縣門。各脫衣衣其女。而觀者無慮數千人。爭前褫奪。竟不得衣而歸。屠者答二千不死。次日又答二千。未畢死。女父母羞且憤。相繼死。女杖創尋愈。無恙。後數歲有人於逆旅中。見此女為人行酒。風致如故。而頰則有批痕矣。或指以問女。女縷述前情不少諱。至公堂受辱情狀。尤言之歷歷如繪。人多樂聽之。藉博纏頭以餬口焉。

某甲負人博進。貸於某乙而償焉。乙素豔甲婦美。屢以索逋為名。入其家。窺其婦。一

日來甲不在。竟闖入婦室。婦適小遺。見之驚起。乙遽前持其袴。婦慙惶。趨其俯首。注視以溺桶覆其首。淋漓滿口鼻。乙釋手走出。甲歸。婦泣語之曰。爾不成丈夫。使我受此辱。尚可活乎。其夜竟縊而卒。甲痛且悔。哭三日。於婦靈前斷一指。誓不復賄。數年後。乙流蕩煙花。以惡疾死。乙婦不能守。贅一男子於家。此男子又闖。允仰食於婦。年餘盡耗其家貲。婦乃倚門為娼。人猶指目之曰。某乙家也。而甲自戒賄後。以居積起家。居然小康。一日有遠方賈客。主其家。例宜於妓家置酒待之。妓則惟客所欲。客請至某乙家。乃與偕往。乙婦固不識甲也。茶話移時。招客入房。甲聞香氣甚馥。問曰。是何香澤。酷烈乃爾。乙婦笑曰。海外奇香也。乃舉袖就甲曰。君試一探手。捫搯。當令君五指皆香耳。甲忽念乙入我室。我婦覆以溺器。今我入乙室。乙婦乃使我聞其香。報應可畏如此。悚然汗下。不敢復作一褻語。客笑曰。君何前之通脫。而後老成也。甲語其故。皆憬然曰。甚哉淫惡之報也。乙婦羞愧無地。哭失聲。越數日。竟削髮空門矣。江甯徐某。為贅壻於汪氏。生一子矣。汪以其貧也。庸奴視之。徐不能堪。而歸其婦翁。商於皖。將移家至皖。徐聞之。往迎其婦。婦不可。徐知其將從母遠去矣。謀於族人。議奪其子歸。族人咸以為然。乃將七八人偕往。先徧拜其鄰。比告以故。已而直入婦室。

劫其子去。婦之母大呼有盜而鄰人無應者。責其坐視不救。鄰曰：徐氏之子為徐氏父兄抱去。此正理耳。吾儕何與焉？婦母又至徐氏索之。徐氏羣起詬誶，不敵而返。斯人斯舉，大有張飛趙雲勒兵截江奪回阿斗之意。想亦從看演義得來也。

維揚王氏婦，孕六月矣。適有隣猫來攫其籠中之鳥，婦起逐之，仆於地，震動胎氣，勢甚危殆。一隣媪曰：可速覓一二紙，過期不贖之當票，燒灰和開水服之，則胎即安矣。如其言，果無恙。夫過期當票已成廢紙，乃有安胎之妙用，其理不可解，亦見天下之無棄物也。

揚州之俗，嬰兒初生，必服化毒丹，以滌胎毒。有何氏者，生一子，命老嫗至藥肆買化毒丹。此嫗乃金陵人，口音與揚州有異。藥肆中人聽之不審，誤會為買活絡丹者，即以付之。嬰兒服後，忽大病不食乳，數日竟死。偶檢點得蠟丸刻活絡丹三字，窮究之，乃得其故，然無及矣。是故買藥不可不慎也。

有買柴老媪，挈其子入城，至一富家。其子年十八九，未娶也。富家適有隔夜冷粥一盃，有蜈蚣死其中，議棄之於河。其子正苦餓，即曰：此不足為患，乃以指捉去蜈蚣，而啜之，立盡。富家有女，睨之而笑。其子以為悅已也，歸而思之不置，遂成疾。日以羸瘦。

幾不起矣。媼知其情，偶以語富家之婢。遂達於女。女曰：然則速召此子來。其子甚喜，力疾奔赴。女一見，大罵曰：天下有此妄人邪！我見汝饑不擇食，是故哂之。汝敢遽萌妄想乎！命婢媼輩批其頰數十。其子叩頭服罪。始此之出，及歸，病若失矣。

李甲、李乙兄弟也。乙為其伯父後，甲獨承父業，甚富。而貪冒無饜，私冀弟死，則伯父

之業亦歸於乙。乃乘乙病，偽為煎藥，以布裹蟹螯一枚置藥中。

說文蟹螯毒蟲也。俗作斑蝥非。

煎畢

取出，人不覺也。乙中毒死。甲遂兼有其產。俄而甲亦病，家人為煎藥。甲自出一布包投藥中。服藥後，腹痛欲裂。家人疑駭，以所服皆平和之品，何以致此。因問甲適所投布包中何物也。甲恍然曰：是矣。余將償弟命矣。此中一蟹螯也。因自述前事。蓋恐弟一服不死，更備其一，將以復進，而不料留以自殺其軀也。言已而死。

陳廣輔，陳廣弼，安徽巢縣人，兄弟也。一日因喧傳，天半有龍見，因登城觀之。先有一人在城上，天雨泥滑，仆於地，壓廣輔之足。輔舉足欲使挽之而起，不意足一舉，而其人滾落城下，頭面破損，奄然斃矣。於是城門之兵役咸集，執二人將送官。輔曰：是誠我之罪也。與弟何與？弼曰：否。此我為之，非兄也。宜執我。兄弟兩爭不已。輔曰：我一時鹵莽，致有此事。安可誣弟？弼曰：兄甫有室，兄死，嫂必嫁。我又無力娶婦，則宗祀絕矣。

不如我死之愈也。於是眾皆歎曰：義士義士。彼人雖絕，或尚有救。姑試救之。移時果蘇，而其母亦奔至。見其子已蘇，眾又告以輔弼之言。母亦泫然曰：吾子幸而得生，即不幸，吾不責汝償也。輔弼咸厥角謝之。道路嗟歎，以為三義。

高郵一農家，衣食粗足，生一女極美。父母愛之，擇壻殊苛。其後門臨大河，有宦家子泊舟河干，見女而豔之，停撓不去。一日見有尼自其門出，遂尾之至庵，告以故，許以重賂。尾諾之。越數日，醉女以酒而送之至舟，遂揚帆而去。女醒大啼，宦家子曲意撫慰之。矢以白首。比至家，則有翁在，女哭訴於翁。翁曰：是吾兒之過也。然既至此，母戚戚，吾為汝玉成其事。乃倩媒妁，具綵幣，至其父母家，聘為子婦焉。農家失女，正愁苦無策，至是喜出望外，遂結朱陳之好。好事者為譜意外緣傳奇。

王士淮皖人，而家於揚。其妻則揚之仙女廟鎮人，生一子一女而妻卒。子年甫及冠，聘某氏女為婦矣。以學賈於質庫，故恒不在家。惟女依父以居。一日有從母至其家，謂女曰：吾將歸寧於仙女鎮，汝曷從我至外家乎？士淮適他出，從母乃告之。隣媪而攜女去。士淮歸，不見其女。隣媪亦他出，無從問訊。而大江以南，自經兵燹，婦女絕少。欲娶婦者，輒謀之江北。姦人逐利，往往有略賣婦女之事。淮疑其女為人所略，即渡

江而南蹤跡之。至丹陽縣境。一小邨聚。聞邨人偶語曰。可惜此好女子。嫁此白頭翁也。王驚詢其故。邨人告以邨中李翁。年將六十。今日新買得一妾。王即訪至其家。偽為賀喜者。聞內室有啼泣聲。王遽出。奔赴城中。訴於官。官命役偕往。闖入其室。大呼索女。女出。則非己女也。王駭愕。方自咎。函莽。女哭曰。吾揚州某氏女。許嫁王氏。王士准吾翁也。王驚且喜曰。汝吾兒婦邪。吾即王士准也。拉李赴公廷。李願還女。且以洋泉二百為謝。乃罷訟。寄女於尼庵。而遣急足告知女父。女家失女。正共驚擾。聞信奔至。得女大喜。謂王曰。吾昨至君家。聞之。鄰媪。君女固無恙。乃從媪至外家耳。然使君早聞媪言。則必不渡江尋女。不渡江尋女。則吾女不可得矣。此吾兩家大幸也。王亦喜曰。此誠天祐。吾叨天之佑。而因以罔人之財可乎。歸洋泉於李翁。偕女父挈女歸。某甲以鹽官需次。維揚家藏一大珠。重二錢。有奇。置之闇中。有光瑩瑩。古所稱夜光者也。一日有同官數人踵門求觀。咸共讚歎。先後辭去。惟一莊姓者未去。某送客復入。則莊姓者猶踞隱囊。而喫鴉片盤中之珠。已失所在。大驚問莊。莊亦大驚曰。家無他人。豈我竊邪。乃自解其衣。不留寸縷。使大索之。且曰。如疑我藏珠衣中。請留此衣。君假我衣以歸可也。某失珠大懊惱。然初不疑莊。乃越月而莊之僕以其珠來歸。蓋

莊幼無賴。習吞刀吐火諸幻術。是日乘某出送客。吞珠腹中。歸而哇而出之也。後以虐遇其僕。事遂敗。古人剖腹藏珠。以為大愚。此則隗夷所思矣。

蘇州葑門內有王七者。與富仁坊巷某姓有連。自其父在時。即呼某姓婦為乾阿嫗。父卒後。某姓撫育之。視猶子也。婦有一女。與年相若。初意即以為婿。王七年長。則一流蕩子也。婦乃悔前議。許嫁其女於胥門外某生。娶有日矣。王七聞之。糾合無賴少年十餘輩。劫其女歸。女至王七家。閉門號泣。久之無聲。或自門窺之。則雉經矣。破門入救之。復蘇女。遂絕食求死。事聞於官。官以王七劫婚。非禮也。笞之百。且諭之曰。汝謂某姓先曾有婚姻之議。然空言無實據。女既誓死不汝從。汝又何愛焉。男子豈患無婦哉。乃判某姓婦以洋泉五十畀王七。使為異日婚娶之資。而全曩時撫育之義。女則歸之某生云。

何阿雙。金陵人。以負販為業。畜一犬。竟體白毛如雪。光潔可愛。出入寢食。必與之俱。室無他人。以犬為侶。一夕攜犬歸。卧至明日。門不啟。人犬無聲。鄰人疑焉。又越一夕。門閉如故。呼之不應。排闥入。則流血滿牀。阿雙已為犬嚙斷喉管而死。犬猶據其腹。大嚙不止。乃斮錢殞之。即殺犬祭焉。聖人云。鳥獸不可與同羣。信夫。

蘇州胥門外一邨。駱曰錢莊。有朱姓翁。年五十。始生一子。甚愛之。甫二歲。痘毒內陷。勢且不治。適其隣有生女。而欲溺之者。或以告翁。勸留養之。翁曰。吾子未知生死。遑恤鄰之女乎。既而曰。吾願吾子之生。豈忍視鄰女之死。命抱之入。女大啼。其子忽亦大啼。啟衾視之。則痘漿重灌。圓綻如珠。醫至。賀曰。生矣。生矣。此留養隣女之報也。張阿福。紹興人。寓於杭。自幼聘王氏女為妻。年三十矣。貧不能娶。女亦年二十有七。其母屢託媒媪。趣阿福成婚。媪曰。彼貧奈何。母曰。彼無婚費。我亦無嫁資。無已。其捨親乎。媪以告阿福。阿福大喜。乃期於某月日。糾眾劫女去。母故招集隣比。至張氏奪女。則合卷已畢。賀客盈門矣。媪勸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明日當令其來謝罪也。母若為悻悻者而歸。夫捨親惡俗也。律有明禁。乃此則由女氏招之使捨。亦事之創見者矣。

律載。將妻妾典雇與人為妻妾者。杖八十。而寧波鄉間。往往有此事。亦惡俗也。有唐某者。以采樵為業。一母一妻。以捆屨織席佐之。而常苦不給。值歲歉。饕餮缺焉。問隣村有王姓者。無子。欲典人妻。以生子。唐謀於母。將以妻典焉。妻不可。唐曰。婦人失節。固是大事。然使母餓死。事更大矣。婦乃諾之。典於王。以一年為期。而婦有姿。王嬖之。

及期往贖。王將與契中一字。改為十字。唐不能爭。婦告眾曰。吾隱忍為此者。以為日無多。而可以活姑與夫之命也。若遲至十年。吾行且就木矣。其奚贖焉。乃投水死。此婦以養姑失節。卒至破鏡難圓。黃泉齎恨。其亦可悲也已。

蘇人文某。販酒折閱。負人數百金。歲將闌。索逋者踵於門。旁徨無計。獨行野外。解帶懸樹。將以自經。樹枝斷折。身墜於地。足所踏處。土甚浮淺。探之得一穴。中有洋錢二百五十枚。大喜持歸。方異賊之路蘇也。文為賊所脅從。偕至楓鎮一民舍。有女懸於梁。未絕也。羣賊解之下。欲污之。文曰。垂絕之女。何足流連。速舍之去。其女乃免。然則此事。殆所以報歟。

金陵城中。有以蘆席覆一屍者。其上半身不可見。下半身則袴僅及膝。雙足不履不襪。挺然不動。屍旁立一丐者。向眾涕泣。募錢收斂。云死者其父也。於時觀者甚眾。頗有哀而予錢者。或百或數十。一時積有千餘。丐猶未足。請益哀。忽有老翁持筒吸淡巴菰。餘燼通墜於屍足。足為之縮。眾大驚。既而悟其偽也。乃大笑。死者掀開蘆席而起。曰。愈矣。愈矣。捲蘆席向眾叩頭謝。共荷錢而去。

蘇有醫者。辛姓。夢至長洲縣城隍廟。比鄰劉氏婦在焉。婦久病。日間辛為診脈。無生

理訝其何以能至此。未幾城隍神升堂。吏役環侍。與人間官府無異。役擁婦跪塔下。神詰問良久。俄聞大聲曰。此婦曾負姑五日。可予寬限。命役扶婦出。卒亦從之出。遂寤。及天明。劉氏叩門求醫。問之則其婦昨夜已死。忽一噴嚏。死而復蘇。神氣乍復。恐有變更。故求診治也。卒至其家視曰。病可勿藥矣。因問昨何夢歟。婦言如辛夢。卒問以負姑事。婦曰。曩者粵賊之亂。夫在上海家中。止我與姑二人。姑老病不能興。城破。我負姑走。姑擊余肩曰。事急矣。汝舍我走。尚可活。負我走。則二人俱死也。我不忍舍。負之出城。走風雨中。饑寒交迫。歷五晝夜。顛踣者屢矣。而終不釋與肩。與姑俱免。神言蓋指此爾。余載此事。因記余家舊有傭婦王姓者。右臂有疾不能舉。及亂後復見之。則臂能舉矣。問何以得愈。婦曰。我亦不自知也。城破時負姑出城。勉強用力。初亦亦酸痛。久而不覺。遂運動如常。兩事合觀。可以勸孝矣。

蘇有汪氏子者。賈於常州。託其友金姓者。寄家書於其母。金故酒徒也。既至蘇。先沽飲大醉。然後如汪氏。汪氏所居在虎邱山後。金行至望山橋。失足墜於河。覺有人緊握其手。不令起。金大驚。正與相持。忽有人訶曰。此人為汪節婦送家書。爾曹安得留之。金始得攀援登岸。疾行至汪氏。衣服淋漓。手腕青黑。汪母問故。具告之。母曰。不圖

匹婦一節之善。感動鬼神也。

汪北人陳姓者。在上海搖渡船為業。一日至法華鎮時。已冬初矣。忽見草間一蛇。黃黑色。長二尺許。蜿蜒而至足前。陳以其小也。易之以所持短烟筒擊之。蛇遽起。齧其脛。大呼倒地。同行者聞而趨至。猶見蛇游行田塍間也。乃負之至上海求醫。醫皆束手。或曰。丐有名偷鷄阿囡者。蛇醫之良者也。乃招之至。阿囡審視曰。此王蟒蛇所傷。不可為已。雖然。惡蛇不齧善人。汝此行何所為。宜言之。毋隱。可稍減痛楚。陳乃自言有寡孀。頗有貲財而無子。是日聞其由法華來上海。故往逆之。冀斃之於僻處。而有其貲也。言已竟死。

浙右某生。年少美風姿。有聲庠序間。以早喪父母。故弱冠而未有室。某年以鄉試至省城。寓親串家。其家有女。貌美而能文。兩相慕悅。遂有割臂之盟。女父已亡。其母微知之。不禁也。及生使媒妁來求婚。母問生年。則長於女者六歲。以俗有六衝之忌。辭焉。女知事不諧。終日悲泣。母始而慰諭。繼而譙訶。女則雉經死。生聞之。亦仰藥自盡。拘牽俗忌。遂使男女並以情死。雖非禮所許。其情亦可憐也。

龔某不知何處人。入都應京兆試。場前納一妾一婢。皆購自牙人。其姓氏里居固無

稽也。寓宇在前門外三里河。分前後二院。將入閨。以妾獨居。慮有他虞。乃請其友部郎某君居其前院。部郎素迂謹。承友朋之託。一步不敢離。日坐前院讀書而已。場畢。冀歸。部郎告以謹守管鍵。幸不辱命。冀再三致謝。乃入後院。則聞其無人。并室中什物。歸。烏有矣。窗戶完好。惟後垣頽焉。始悟妾與婢皆從此去。防其前。未防其後也。

揚州東鄉十里田。有看青苗人。野宿棚內。遙見二里外。河邊土地廟前。有火光。或大或小。忽明忽暗。疑之。約壯夫數人持械同往。至則一僧席地坐。旁置土銼。支以石。聚薪燃之。問何事。僧曰。吾朝南海。還過此。腹饑。故煮食耳。衆亦將返矣。一人笑曰。和尚得毋食肉。戲揭其蓋。則所煮者兩嬰兒胎也。衆大驚。爭以械擊僧。僧倒地歎曰。吾數盡矣。凡吾曹鍊金剛禪者。須食男胎三十六個。大道乃成。吾止食其七。而遇公等。此吾福薄也。速斃吾。無多言。衆怒甚。擊殺之。而投其屍於河。

楚北萬生。富而吝。其從弟死。弟婦陳守義不嫁。歷十餘年始卒。三黨聚謀。欲呈請旌表。而難其費。商之於生。生自問義無可諉。乃囁嚅而言曰。旌表大典。務宜核實。非可草草。不然。我固其近屬也。豈待公等倡議。故事遂寢。及萬生應鄉試入闈。文已脫稿矣。忽見弟婦入。舉袖一揮。墨濡滿卷。遂見擯而歸。以告其妻。妻曰。婦在時。吾家亦

小有周濟。縱不見德。豈其為害如此。後聞中復見君。宜問其故。已而生入閨。果又見婦。生如妻言問之。婦曰。吾白璧無瑕。君乃以鶻突之言。告之鄉黨。使人疑惑。一生苦節。付之東流。那不恨恨。生大悔。願表章貞節。以贖前愆。婦遂不見。生出閨。即具呈為婦請旌。是科生竟中式。因自謨口孽誠一篇。以警世焉。

宜昌許翁。少時亦貧。以操舟為業。咸豐初。載客入川中。客死。乾沒其金十萬兩。時方大亂。亦無問者。亂定。遂富甲其鄉。年七十八矣。有四子兩孫。一孫女。其長子甲。有膂力。入學為武生。性戇直。失其父歡。而諸弟又媒孽之。甲以父偏愛諸弟。又自恃拳勇。往往凌虐諸弟。諸弟益切齒。遂謀殺兄。一日甲與妻女往祝妻父陳叟壽。將至。有六人突出田間。視之。四人者其弟。兩人者其弟之子也。問何為。曰將殺汝。遂以鐵尺亂擊斃之。妻救護。亦為所傷。數日死。於是妻弟陳上舍控於官。諸許謀曰。非老父庇護。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重賂賂官。而請其父許翁。扶杖至公庭曰。不肖子無狀。老朽杖斃之。與諸子無干。陳上舍妄興大獄。宜勿聽官。既得賄。遂用許翁言。釋諸子不問。甲有女年十六矣。是日隨父母俱往外家。目覩父母死狀。泣告父妾曰。父仇不報。何以生為。願阿姨助我。妾亦泣曰。兒若此。洵孝女也。然宜秘。勿使羣叔聞之。女從此不露。

聲色惟事女紅。出入閨闈。言笑自若。諸叔始亦防其復仇。既而易視之。不復防也。偶以有事。皆他出。女遂與父妾潛行。赴荊州。訴於荆宜施道。不得達。哭於道。署轅門三日。不絕聲。道聞之。遂傳入。詰問。女歷言前事。聲與淚俱。道憫之。乃命宜昌府提案親鞫。女至郡。備言父死。由三叔下手。先擊諸叔。繼之。兩兄又繼之。父死登時。母死踰日。情狀鑿鑿。事皆目覩。許翁訶之曰。此僞言也。爾父不孝。觸我怒。我一杖擊斃之。汝何誣諸叔為。女曰。吾父素習武。且年甫四十。氣體強壯。祖父年邁力薄。一杖焉能斃之。今女孫伶仃弱質。立於祖父之前。祖父能一杖斃之乎。許翁語塞。於是諸子皆服罪。有識者曰。許翁致富。本不可問。計此女生年。即客死年。或女即客轉生也。

無錫有啞丐者。行乞於市。多歷年所。人皆識之。一日至南門內。一搢紳家乞食。其閨人拒之曰。吾主人因幼子病危。自朝至日昃。不遑暇食。焉有食食汝乎。啞丐忽出言曰。何不謀之於我。我能治之。聞者以其啞而能言。大異之。入言於主人。姑延入試之。切脈處方。具有條理。一服而有起色。服三劑。病者霍然。主人喜出望外。問其生平。丐自言。父在日。曾開藥肆。我雖生而啞。然自幼識字。喜觀醫書。故頗知醫。父歿家貧。又以不能言。有術無可施。故流而為丐耳。問今何以能言。則亦不自知也。由是醫名大

噪懸壺城隍廟就診者日以千百計。然是歲之冬。有杭州黃質文路過無錫訪之。見其所開脈案。不成文理。所書藥名亦多別字。恐其術止一時偶中。竟以為高手醫。吾不信也。或曰。啞子能言亦大奇事。然安知其始非偽為啞以行乞歟。

道光丁酉鄉試之年。湖州雙林鎮沈濤。在家晝寢。夢有數人譁囂而入。曰。沈濤中式矣。正驚喜間。又有一人狂奔而至。曰。誤矣。誤矣。非此沈濤也。乃轟然俱出。其步履之聲。始則自外而內。繼則自內而外。行於石鞞鞞然。行於木登登然。皆歷歷可辨。是科沈響泉同年中式。響泉名濤。湖州城中人。所謂非此沈濤也。殆鬼神以此人名姓相同。故意戲弄之歟。

揚州之北鄙雷塘鄉。即隋煬帝葬處也。近年忽出一物女。

物女二字。見春秋繁露王道篇曰。乾輪有物女。水盡

則女與村中少壯者交。交輒病。病重者死。光緒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日加午。忽陰晦。

如夜。雷雨大作。電光中見一女子。白衣紅抹額。手執雙叉。與霹靂鬥。雷竟不能下擊。

相持良久。大聲忽發。有雷火從地出。傷女一足。女稍逡巡。一迅雷從空劈下。其聲猛

烈異常。觀者皆暈仆。俄而雨霽。則有一物震死於地。如猪而無尾。如牛而無角。周身

白毛。兩背至脇。有黑毛。成如意形。腹下一肉條。長二尺餘。其氣羶腥。不可嚮。適稱至

重二百餘斤。衆莫之識。其地有觀音庵。一老僧出視曰。此螭虎也。鄉人割鬻焚之。臭聞里外。愚按說文。螭若龍而黃。漢書揚雄傳音義引韋昭云。螭似虎而鱗。此物白毛黑文而無鱗。未必其為螭也。

京師十利海烟袋斜街。有山西劉姓之女。小字香珠。自幼許嫁同鄉黃某。黃學賈於外。久無音問。而劉姓中落。女遂流落烟花。已而黃某積累得數百金。挾之至都。將求故劍。舍於西河沿逆旅。主人利其腰纏。誘與冶游。黃年少墮其計。妓有秀蘭者。與黃極相得。無何黃之金盡。妓家將有逐客之令。秀蘭乃託言赴廟會。與黃偕逃。至良鄉投宿。一老媪家。媪熟視曰。汝非山西黃某歟。此女其劉家香珠歟。叩媪姓。氏乃黃之從母。而劉女幼時呼為乾阿孀者也。於是始知秀蘭即香珠。媪為買花燭。具鼓樂而成夫婦。

揚州營兵王熊光。與鄰童數輩。蹲草中捕蟋蟀。忽遊出一蛇。長七八尺。直前圍繞。始齧其兩脇。繼齧其臍。王手無寸鐵。惟大聲呼號而已。朋輩聞聲奔救。則王已暈絕。而手尚握蛇不釋。眾以刀斫蛇死。再救傷者。則腰脇已無完膚。臍中深入者數寸。幾透其背。萬無生理矣。視蛇身隱約分三段。似黏合者。王之同伍者恍然曰。前年彼曾殺

一蛇分而為三。豈此蛇復活而來報仇歟。

余幼時聞吾鄉有農人以刈草之刀擊斷一蛇尾。蛇負痛竄去。越數歲經其地。復見前蛇。其尾創猶未平。農人驚走。蛇追之不舍。遇救而免。然此農人狂奔數里。竟內傷而死。合兩事觀之。可為無故殺龜打蛇者戒矣。

光緒丙子七月。揚州舊城中。設盂蘭盆會。首坐之僧為木庵和尚。戒律頗嚴。正在宣揚。侍者廣慧忽自壇上倒地。口中流血。至木庵前叩頭無數。求菩薩伸冤。木庵叱曰。是何鬼魅。擾我法壇。廣慧作女子聲曰。我祁氏女。陳氏婦。于歸後夫婦和諧。此僧乃我夫之表弟。因負鄰童博進向我借錢。我應之屢矣。一日偶不應。彼遂懷恨。密告我夫。誣我與夫弟有姦。我家翁老姑瞽。夫弟未娶。其縫紉浣滌。固我任其事。夫遂信之。疏我防我。我冤抑無伸。遂自經死。我非伊所殺。歟。木庵許以誦經超度。鬼不可曰。人命至重。不能不償。言已。廣慧竟死。

揚州左衛街一大宅。亂時為賊中大頭目。據為偽府。亂平後某姓居之。其聽事前每逢陰雨。輒見一女子影。洗之不去。天晴即沒。遂扁閉不處。偶有親串自遠來。僕從衆多。遂入居之。夜半忽見磚動不已。頃刻墳起。一僕踐之。暈仆於地。天明言於主人。發

而視之則一女屍也。衣襟未壞。面目如生。徧體生綠毛。長寸許。栩栩欲動。聞於官。官命焚之。其鄰有攻皮之工某叟曰。此事吾知之。我陷於賊中。即隸此隊。下賊獲此女。欲污之。罵詈不從。杖數百。罵益厲。遂活埋之。不意其今為祟也。余謂此女既以烈死。殺魂貞魄。久已歸之大虛。此特其遺蛻耳。久而成僵。或地氣使然。與烈女初不涉矣。惜叟知其事。而不能舉其姓氏。不得為之表彰也。

金陵自遭兵燹後。往往於城中住屋內。掘得棺木。蓋皆亂中渴葬者也。王府園旁一廢地。為某達官所得。以瓦礫堆積成山。命兵勇平治之。掘出棺二十餘具。發視之。一棺有女屍。周身衣服絢爛如新。然皆已成灰。隨手而碎。其屍未壞。膚肉白潤。頰上粉澤猶存。又一棺有男屍。坐而不卧。又一棺已成僵屍。上半身生獸毛。下半身生鳥羽。尤可怪也。達官聞之。命將諸棺遷葬他處。不許開視。

某顯宦。厲於揚州。有七女。婿皆名下士。其第七婿。尚未娶。年少有才。貌亦都雅。然往年應歲試。嘗以誤犯。穆宗廟諱。列四等。心甚恥之。一日。會飲婦翁家。某等五婿。有口辯詆讖。偶言及其同鄉某生。歲試考列四等。學使者將施夏楚。某生厥角於地。額血漉漉。然請甚哀。繼以泣。同學諸友。皆為代求。始免朴責。第七婿以為有意譏刺之。

面赤不作一語。罷飲歸舍。思之轉益慙憤。竟自經死。其所聘妻聞之。次日亦縊於房。然在言者。初不知其事。無心一言。遂殺二命。是以君子貴隱惡揚善也。

揚州諸生王姓者。素剛正。聞非禮之言。則掩耳走。見淫書淫畫。雖他人之物。必奪而焚之。丙子秋。將赴省試。而苦無資。貸於友。莫之應。惘然而返。忽見地攤上有書數本。取視。乃金瓶梅也。怒曰。此物公然出售。歟。適袖尚有青蚨數百。遂買之歸。呼妻取火。來火至。將投之火。忽一紙飄墜。乃某銀號一千兩之券也。夫婦驚異。又檢視得書一函。生閱之。笑曰。此貪官贓吏之物。用之何害。遂取其銀而赴試。談者不詳其名。不知是科中否也。

黔中有任某者。續娶胡氏。再嫁婦也。然甚賢淑。撫前妻子如己出。數年後。任大病。胡侍奉湯藥。支持門戶。累月不懈。見夫病危篤。知不可為。乃先服毒。欲與俱死。抱夫痛哭。夫卒亦卒。親友入弔。咸歎其烈。亦有議其不死前夫為可惜者。余按隋書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事。是亦死殉後夫者。史臣稱其質邁寒松。此婦亦其流亞矣。

京師西單牌樓有大宅。為狐居之。無賃者。屋主以久失業。怒甚。往而詈狐。是夕忽失其子。次日求而得之於此宅。問何以至此。則亦不自知。而其子曰。就羸瘠。淹淹欲斃。

或言東便門樓有狐總管。實司京師狐政。乃具酒食。撰文疏而往訴焉。越數日。往偵空宅。則樹上懸一首。似貓而巨。喙較長。蓋已為總管所誅矣。狐神最聖。亦自有道歟。距通州十里。有普濟閣。閣之西南有叢塚。相傳為和尚墳。不知何年所葬。亦不知和尚為誰也。每於黃昏後。幻作鬼市。迷惑行人。行者惡之。迂道避焉。乙亥之夏。有小舟載漕米。赴普濟閣。暮經其地。舟子呼繹夫。改由對岸行。繹夫二人。其一收繹登舟。其一恃有膂力。笑而不信。奮臂獨前。俄見燈火熒熒。青帘高挂。似有酒家。知是幻境。即折道旁柳樹一大株。執之而往。距鬼市已近。便舉柳亂擊。見有無數和尚。為所擊倒。審視則在叢塚中。所見幻境。已無覩矣。乃覓路回舟。以告舟中人。皆莫之信。然此後和尚墳頭土盡塌落。無復怪異。皆此人一擊之功也。

金陵一人。行過府學前之倉巷橋。失足倒地。腦後傷焉。起一血泡。其人遂昏暈。不能言語。有識者為招其妻至。妻見腦後血泡墳起。代為撫摩。泡忽破裂。流血不止。逾時便卒。妻哭曰。夫兄果來索命矣。人問其故。妻曰。我夫幼時。與兄戲於樓上。推兄下樓。亦傷腦後而死。昨夜夫夢兄來。對之甚怒。今若此。豈非夫兄索命乎。

江西河口鎮。咸豐中。駐兵設防焉。命丁夫入山採薪。見有古榆一株。大可蔽牛。舉斧

斫之血汁噴射。有土人告曰：此樹已四百餘年，甚有靈異，伐之不祥。乃舍之而還。營中軍士聞其事曰：吾儕何畏鬼神，得此大材而不取，何以供炊爨乎？明日復率丁夫數十往伐之。血流如故，俄而樹斷倒地，響振山谷。樹長十餘丈，中空如竹，其內枯骨縱橫，兼有髑髏一具。又有碎椀及竹箸無數，觀者咸駭異，莫測所自來。

江西一世家子，遷葬其祖，啓穴則棺已朽爛不全。棺中滿貯磁碗竹箸，而不知屍骨所在。堪輿家曰：此殆所謂移屍地乎？命舁去空棺，入穴審視，則惟西北隅有一小孔，圓如盂口，大僅容拳。姑命從此掘入，至兩丈有餘，而屍在焉。僵卧未壞，其旁有磁甕數枚，有大有小，形製甚古，出以示人，莫之識。其棺中失屍，而易以磁碗竹箸，亦莫測其所以然。

嘉定城西有元壇廟，頗著靈異。庚申城陷，廟亦旋毀，鞠為茂草矣。相傳其始有某生者，館於江西龍虎山張真人府。一日得家書，知其父病急欲歸，謀於真人。真人以一符與之，戒曰：到家即焚化，生登舟解纜，但聞波濤澎湃，舟行如飛。一日夜而至，父病已危，方寸督亂，竟忘焚符。符神屢見形求去，乃始憶真人言，具香燭焚化之。是夜神復示夢曰：送我太遲，已逾限期，不能歸矣。生乃醵金建廟，以奉神。初不知神何名，因

其像頗肖世間所塑之元壇神。故謂之元壇廟。

紹興諸暨縣之店口鎮有陳氏之屋。每遇火災而屋不毀。相傳國初有陳紫衣者。將建此屋。親至紹興城中。請夏姓者卜日。夏視之一田舍翁也。乃曰。請少待。為君擇之。陳即出洋錢十枚為謝。夏曰。既如此。請三日後來。陳知其以酬謝之多寡。為選擇之精粗。乃以白金百兩。揖而進之。曰。老朽一生辛苦。始有此舉。幸先生留意焉。夏曰。既如此。請一月後來。及期而往。則曰。日已選矣。幸勿稍有更動。陳謹如所教。屋成而鎮上大火。前後左右。盡為焦土。惟陳之新屋。巍然獨存。自是以後。歷三十餘次火災矣。至今陳氏猶世守之。而夏之子孫亦尚以擇日為業。

湖南湘鄉縣有胡氏兄弟五人。皆享上壽。光緒四年。其長兄胡瑜八十九歲。次胡瑞八十七歲。次胡琇八十五歲。次胡璠八十三歲。次胡環八十一歲。湖南巡撫以聞。詢人瑞也。事見郎鈞謹記於此。胡氏五人可敵周之八士矣。